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兩浙宦游紀略
戴槃著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義烏兵事紀略
黃侗著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古之學者政事文章道出於一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兩漢循吏類皆深明經術內外合一書以道政事讀典謨之詞藹然忠厚可以見聖人之於民焉後世歧學於治而刑名商韓之說進其始非不小有徵驗而朘刻剝削元氣暗傷霸術治民不旋踵而終敗昌黎致歎於施仁與暴之異效誠有見於天地之心焉魏晉以降言政之書在唐爲棠陰比事宋爲名臣言行錄元爲三事忠告明爲溫民母訓盛氏拙政編皇明經世文呻吟語編我

朝諸臣有于氏政書黃氏福惠全書陸氏蒞政記陳氏五種

遺規汪氏學治臆說陸氏切問齋文鈔而近日我郡錢給諫
撰良吏述補無錫鄒中丞編道齊正軌皆真本愛民之誠而
著其張弛補救之法蓋天之愛民甚矣天生之而不思所以
養之教之則民無適從而死於飢寒死於刑僇是不死於天
而死於人是天心之所不忍也故天旣生民又生賢君師以
生我民其設施條教卽天地之心之所寄焉戴澗鄰觀察以
名孝廉宰浙游涉今職出典大郡我鄉士民能言其政一日
讀其所著嚴陵記畧事皆徵實惻然有不菲其民之心又惜
公生稍後不及與中丞給諫訂交然他日志吾郡官師賢父

母者非公而誰觀察籍潤州與我家兩松中丞同郡中丞撫
閩多惠政林文忠之封公重之至取中丞少時所冒徐姓以
名文忠觀察生同郡邑試取其遺書覽之以所心得著之於
篇當更有進則是編猶爲嚆矢也同治五年秋日治下楊象

濟謹書

--	--	--	--	--	--	--	--	--	--



11

嚴陵記畧

潤州戴槃澗鄰氏著

定嚴屬墾荒章程並招棚民開墾記

重築東西湖壩並開濬城內河道記

儲備倉穀記

製造水龍記

請發公帑重修嚴郡城垣記

請嚴郡採訪局展緩停止記

重修嚴郡文廟記

重修嚴郡武廟記

重修嚴郡城隍廟記

重修嚴州試館仍作書院月課士子記

重修嚴郡文昌祠兼興義學記

重修嚴子陵先生祠堂記

建嚴陵范公合祠記

重修嚴郡王公祠記

重修嚴郡忠義祠記

重修嚴郡節孝祠記

重修嚴郡養濟院記

重修嚴郡育嬰堂記

重修嚴郡清節堂記

重建嚴州府署記

--	--	--	--	--	--	--	--	--	--

定嚴屬墾荒章程並招棚民間墾記

戴槃

浙省自兵燹後田畝久荒各市鎮悉成焦土遠近鄉村亦復人烟寥落連阡累陌一片荆榛辦理善後事宜墾荒其第一要務也余蒞任後查嚴郡各屬田地荒蕪人民稀少較之他郡情形蹂躪更甚惴焉憂之今欲招墾必須外來之戶樂於耕種墾戶日多一日則荒田日少一日庶糧賦不至久懸無如外來墾戶由江西來者則有衢屬之荒田可耕由甯紹來者則有杭屬之荒田可耕惟嚴郡居中止有徽州一路徽嚴交界地方皆係荒產斷不肯舍此適彼惟查有棚民一項向

來以種山爲業地方農民不與爲伍自咸豐十年後粵匪滋擾棚民僻處深山未受大害現較農民尙勝一籌昔日無田可種而不能不種山今日有田可種而能改種山爲種田田之出息究厚於山各棚民非不願種實不敢種須設法招之使種此余所以有棚民開墾之議也嚴郡收復以來迄今數載田旣久荒墾本較大種山之民聚族於斯其招墾也尙易他郡之民遷徙於斯其招墾也更難若非明定章程格外優恤難期踴躍從事非特他郡之民裹足不前卽棚民亦多疑畏竊恐荒田日久不墾皆成廢地何以使糧不虛懸哉今查

各屬田畝或業戶畏完錢糧不肯遽報或佃戶私自墾種不
卽呈報其中更有因田畝墾熟假冒誣認甚則書差舞弊藉
端勒詐以至日久爭執種種弊端不一而足且支河又港種
田者必資水利開墾各戶本地農民不准取水所有築堰
等費又欲外來之墾戶承認不肯按已種田畝均攤是必嚴
行禁止以廣招徠蓋弊旣除而後利可興也余閱善後局頒
發章程聲明各屬有不能強同之處應由地方官隨時隨地
酌量稟辦以期盡美盡善余不敢謂所擬章程成臻美善而
因時利導因地制宜因人成事悉心斟酌謹列膚見四條如

左

一宜令隨墾隨報也本地荒田外來墾種各戶無論本籍寄籍須先報明認墾不准隱匿遲延近年來田畝荒蕪已久墾本較大三年內如有原業主來認應分租息作爲墾本不准分租亦不准遽行收回俟承種之人稍得利息三年後再行退還其有情願來人佃種者悉聽自便報墾到縣不准勒索墾戶分文並准免完錢糧一年須以原報畝數爲憑三年內業主承認既不分租一年之後應完錢糧卽暫令墾戶照出倘非新墾之田佃戶照舊完租由業主

完糧不在此例其有私墾而不舉報者查出作私佔論庶
隱匿不報之弊可除

一宜令墾戶三年後卽行執業也限定年分須照到縣報
墾日期爲憑扣至三年方准呈辦三年後如無業主來認
准墾種各戶作爲己業過戶完糧旣得利息復有恆產自
必踴躍從事所有溝港取水本地農民不准阻止倘有築
堰蓄水之事亦必按畝均攤毋令墾戶多出錢文庶墾戶
樂從而日久爭執之風可息

一宜令原業主早爲呈報也荒田有人墾種如實係自外

三
間回來者方准照數收回到籍三月內卽須稟報倘係在籍之戶不卽行報明延至日久俟田已墾熟再行呈報顯係有意取巧詢明地鄰卽將所種田畝罰半歸墾戶執業至於業主之親族不得混行爭執庶業主不敢久匿田畝可以逐次清釐

一宜嚴禁冒認也荒田墾熟後本籍奸民固有藉端假冒甚則衙門書差串出鄉民冒認藉端勒詐其實有印契糧串可憑者自當退還如無確據必須本庄地保紳董代爲出結方准執業如有非業主前來冒認並憑空匿造假契

訊明情節嚴行懲辦衙門書差勾串勒索尤爲地方之害
倘有此弊更應從重治罪庶墾戶無所疑畏田畝可以漸
次耕種

--	--	--	--	--	--	--	--	--	--

2

重築東西湖壩並開濬城內河道記

戴槃

地之有水如身之血脈貫通百骸一有壅塞病情立至然則水利可不講歟嚴郡龍山之水直注大江無門戶鎖鑰惟東西兩湖掖城左右西湖水由江家塘至後輪橋太平橋舍人橋出宋家湖而至東湖謂之玉帶水卽城內河道是也今者兩湖壩圯西湖水涸力不能及東湖城內太平橋之東淤塞不通其有關於水利也正非淺鮮余守嚴郡百廢具修日不暇給復請公帑以疏水道兩湖築壩旱蓄水洩城河一濬西可以達呂公橋東可以通丁江如人身之經絡有血脈爲之

流通而後有益於民有益於官有益於

國也記云如得兩湖通一處卽時貴顯富民多其斯之謂歟
夫人文不振由地脈不修此說未可盡非也余倡修壩通湖
之議爲之動用帑項不以鎔銖病民經始於丙寅孟夏告成
於季秋三閱月而兩壩告竣數十年淤塞一旦遂通有志之
士勉紹前徽將見人文蔚起咸曰兩湖毓秀之所致也是爲

記

儲備倉穀記

戴槃

天運靡常凶饑代有歷考史籍賑乏者亦多術矣大約不過發倉廩耳夫倉廩之發皆因有穀若或無之計將安出嚴郡介萬山之窟土堅而确上不受潤下不斥鹵雨則潦霽則稿下戶無餘粟中產不足伏臘仰給於鄰郡而日糴焉小歉則值倍他郡然商賈惟利是趨如能招而至焉則民猶免於莩不然招商曰無發廩曰無不幾束手待斃乎余自乙丑秋來守是土值洪水驟發之後舊存米穀散給一空前丁太守請發公帑爲地方積穀有志而未能舉辦余乃將捐局給發錢

千串委員採辦共得穀八百三十石有奇丙寅夏旱城中缺
米居民乏食余爲之發倉穀以濟之賤其價值以待新穀之
登場而止然後知穀之有關於民食也大矣而儲倉穀於郡
城尤不可不多爲之備余又見郡城之穀堆貯民房非久遠
計更請以壩工未用之錢一千餘串改建預備倉又查嚴郡
有給發各屬牛種未繳銀二千餘兩卽以應收之款買儲倉
穀多一石卽有一石之用此乃當務之急至於地方年穀順
成再由各戶捐積從此而增造義倉分立社倉余猶望於後
之守是土者推而廣之是爲記

余於五年秋交卸嚴州府事後稟請建造府倉並將金衢
嚴三府各縣所借牛種銀兩每銀一兩完穀一石以實倉
儲上憲俯允所請復又條陳各郡建一府倉每府積穀萬
石以備兵荒之用至七年秋奉飭舉辦迨八年夏余重守
斯郡始將嚴郡倉穀收齊諸足萬石又記

--	--	--	--	--	--	--	--	--	--	--

153

製造水龍記

戴 槃

救火之器古惟水袋唧筒順治初上海縣唐氏得水龍之制於倭人久而他處漸傳其制用之最善此水龍之所以行於各省也嚴郡自兵燹之後百事俱廢余自乙丑秋來守是郡下車之始首思禦災捍患詢之紳耆舊備水龍無一存者余心憂焉急欲造之而苦無良匠冬十二月杪祝融告警火災叠見余親至其地督率郡之人撲滅而城中無救火之器終無以防患於未然也適五年春親詣武林特捐廉製造水龍一具以備不虞其餘應用各器靡不悉備書曰有備無患正

謂此也舊之習練此事者尙存二十餘人聚而演之乃擇於
二月吉日就東湖左側馬賀橋祭畢迎設南周王廟安置以
從郡人之請是爲記

十

請發公帑以修郡城記

戴 槃

乙丑夏霖雨兼旬洚流四發郡當其衝城廓鄉市滙爲巨浸城垣因之傾圯蔣方伯委員前來會同前丁太守查勘丈量統計四城周圍倒塌共五百七十三方興工修築費資甚鉅請於方伯由民間按畝集捐方伯以民情疾苦當此水災之後應徵錢糧

朝廷悉予蠲免不忍以城工之事下累吾民未允所請而此事遂息適余八月秋來守斯土周歷各城閱視工段坍塌甚多急思繕築力請於大府動給公帑大府准發錢五千串查

郡城周圍五里有餘門有六西南各二東北各一余乃搆覓
良匠分段估計共需工錢四千三百五十串有奇以外應用
各料止需石灰錢六百餘串其餘磚不必取之於窑石不必
採之於山度城內外之所有足敷修城之用是以所估錢數
適符所准錢數上其事於各憲方擬擇日開工得觀厥成乃
因去任而未竟其事余心歉甚然用項旣籌工段亦定後之
守茲土者無難遵而行之余思城所以衛民衛民而不至於
累民此則余之深心也是爲記

請嚴郡採訪局展緩停止記

戴槃

浙省自咸豐庚申年來疊遭兵燹各郡幾無完善之區其時官紳士民兵勇及婦女幼童殉難者誠不可以數計至同治三年武林克復後省城設立採訪總局並飭各府分設一局示以限期即將殉難紳民男女人等逐一採訪詳請旌卹昭忠節表貞烈也余於四年春權篆嚴郡知地當要衝粵匪擾害甚於他郡嚴之民人被害者亦多於他郡地方水患爲災人民未盡復業採訪一事若不寬其期而緩以查之恐忠義節孝湮沒者多無以頒鉅典而慰貞魂余心憫焉是年秋各

郡奉文停止均卽撤局惟巖州一郡獨請於大府展限一年
仍飭各屬廣加採訪彙請旌表大府俯允所請前設郡局共
採訪殉難男女得一千六百餘人自甲子九月至乙丑八月
竣事又採得千餘人其中忠臣義士節婦貞女不能盡無遺
漏而多訪一人卽彰一人之堅操多訪一年卽成一年之實
政謂非守土者之責歟迨劉君接篆巖陵遂援成案復請展
限一載適余在省提調善後局務總理其事爲之轉稟於大
府仍舊允行從此搜採之時月愈久而表揚之忠烈愈多矣
是爲記

重修嚴郡文廟記

戴槃

曩余出宰桐鄉逢丁祭躬親釋奠美富親見之星霜幾易而烽火遙來事平之後出守嚴州至則官廡民房胥成焦土惟聖宮巍然尙存然已十毀八九慨然曰事孰有大於是者乎孔子廟貌擬王者營建原不易予力請於大府動用公帑急召工匠數百人委員監督其自泮池內外圍墻傾圯者重修之自儀門而東廡西廡拆毀者重建之大成殿規模尙在而藻井與櫺星門向之有而廢者補之明倫堂增置後壁崇聖祠增設前門名宦鄉賢土地各祠新築墻垣餘如聖賢先儒

各牌位一切祭器獻壇等無不周備以昭慎重閱四月而功始告成守土者爲一方興文教爲萬世存道學爲一日之官卽盡一日之事後之賢守朔望行香春秋致祭升堂猶聞絲竹之聲入室無復邱墟之感則予之於斯舉固樂其觀其成也是爲記

重修嚴郡武廟記

戴槃

嚴郡武廟有二一在東門內一在府學西今惟東門內廟貌
猶存用急興修以昭誠敬竊惟帝之神靈浩氣亘古常存充
塞無間歷代帝王古今士庶無不虔心崇奉婦人女子孩提
之童一耳帝姓卽悚然改容如雷霆之震耳強梁桀驁之徒
所至各廟殘燬靡遺獨帝廟存十之七以故棟宇璿垣規模
尙在堪資修理則帝之正氣流行聲靈赫濯爲何如歟歲乙
丑余來攝郡篆至卽躬拜帝像而廟模不壯懼無以肅觀瞻
急爲之請於大府動用公帑整飭堂廡丹雘楹桷樸斲殿庭

黜堊墻宇體制胥遵定例猗歟盛矣蓋乘其未壞而補苴之
易爲力及其旣敗而創豎之難爲功有心者苟念今茲致力
之維艱護而惜之嗣而葺之則茲之壯麗而巍煥者永新不
敝豈不幸甚余有望於後之守茲土者其勉之是爲記

重修嚴郡城隍廟記

戴槃

城隍掌生靈之命而司禍福之權其有水旱昆蟲妖異疫癘之災城隍亦不得辭其責予守是郡以撫綏之責自任兼以燮理之責任城隍而在廟貌之褻陋非所以敬土尊神也特勸民間捐輸爲之重修一有水旱災爲民請命見民多收一斛麥曰此維神之賜多獲一區豆曰此仗神之力所以敬神者無微不至而年來水旱頻仍民不至大歉者厥功有在夫朝廷祠郡邑厲壇均以城隍主之而殷祝之以福善禍淫古之聖人神道設教卽此類也余自乙丑綰綬茲土載考郡志

知縣城隍先附祀於郡廟至明崇禎年間始建邑廟而郡邑
遂分兩廟迄今數百年來遭此浩劫郡廟之焚燬無存幸邑
廟猶在堪資修葺今廟貌重新均復舊制郡邑之城隍仍合
爲一廟而並祀焉至於郡廟之基址尙在重建棟宇則又望
郡之人於休養生息後勉力其成之也是爲記

重修嚴州試館仍作書院月課士子記 戴 槃

學校造就人才之地原不必歧試館書院而二之也嚴郡士風有明最盛商輅姚夔以勳德著洪堪何海以正直稱喬年子灼以忠節聞鄭侃孫瓊以經濟重至於

國朝廉明不阿如毛際可之爲推官方象璜之爲大理吏治通達如夏日昌之令海康詹惟聖之宰德平他如何士錦王雲鳳余廉徵等胥出身科甲膺民社之任而循聲卓著或曰是試館之所拔取或曰是書院之所栽培不知有書院卽有試館試館每歲學使舉行一次書院一月兩行考核考校之

法朔課則府縣輪流校其文藝品其次第有高下使士生廉恥心有獎賞使士生奮勉心扶輪大雅激勵風教莫重於是望課則聘文行兼優者主其事亦每月一課秉公閱藝定爲超特壹三等上之太守太守按次定賞仍下其事於山長使給諸生以宏獎勸法至良意至美也按嚴郡試館向在府前係明大司馬宋賢捐建制度宏敞士子頌德書院則在府學東乾隆年捐建嘉慶年重修亦分東西文場如試館例咸豐十一年間試館被燬無存而書院尙存門堂蔣方伯魏觀察及諸同官以及地方殷戶在庠諸生共集捐資得若干數前

太守丁經理其事添造屋宇草創已成未幾洪水驟發東西
文場屋宇傾圮余自同治四年八月來守是土次年二月卽
遇學使按臨四年歲考已經借書院爲試館余不敢不踵其
事乃勸令在庠諸生捐貲修葺拓其規模有門有堂有樓有
廡有厨庖寢漏之所學使按臨一月事畢仍作書院考課士
子名仍其舊事不虛行不必以書院爲試館定爲永例而試
館人才胥出之書院二者固並行不悖也復查書院經費向
有田五六百畝租息作爲山長束修士子膏火之需自兵燹
後荒廢者多成熟者少現查明一百五六十畝尙未能收租

應用余每課膏火胥捐廉泉山巨
時權宜之計所賴該地紳董與
使舊制可以復興而善政垂諸
余前權篆嚴郡捐修試館作
年夏重守是郡歷任因書院
寥余稟請於大憲在善舉經費
爲每月考課士子作正附課
月舉行並延掌教添設師課
十得有膏伙亦不無小有裨益也

息三年歸併一科留作士子賓興之費又記

嚴郡
爲民
皇仁
捐廉
之時
而助
爲祀
廟貌

於義學仍設立祠內擇師訓蒙小子有造以冀成人有德異
日由義學而入鄉學

國學未始非振興文教之一端也是爲記

重建嚴子陵先生祠堂記

戴槃

自杭州東南溯江而上過富春渚至七里灘兩山之間有嚴子陵祠焉清風高節照耀江水曩常經其地瞻其道貌徘徊久之而不忍去宋范仲淹守嚴郡嘗爲子陵置義田立祠祀作歌以紀其德自是以後淳邑有方賊之亂富春有裘賊之亂是祠之或廢或興年日舛錯殆不可考

國朝嘗飭守土之官歲時修葺故祠得巋然長存自粵匪擾亂郡當其衝祠遂不保余以同治四年八月來守是土過七里灘心徬徨者累月聞魏觀察有志捐造前丁太守經理其

事半途功廢予慨然首先捐廉二十萬錢次集捐貲鳩工庀材復祠宇之舊觀續造客星樓祠內神像碑石動刑器具洪纖畢備閱四月而功告成迺入山而求子陵之後得兩人焉一名國祿一名寶華兩人爲從父子相與爲依懼將無後而又奇窮蓋義產之失久矣余爲之請於大府就嚴郡鹽課耗項內歲提錢八十千文爲目前開墾山田費用嗣後修葺祠宇奉祀香火俾得永遠有資仍勉國祿等祇節礪行無墜先人遺緒則余他日公車便訪重瞻道貌庶幾景仰之思與是江是山而俱永也所有先生道德事蹟前人言之詳矣余不

復贅是爲記

余前權篆嚴郡捐建嚴祠諭令嚴子陵先生後裔嚴國祿寶華叔姪二人看守祠堂奉祀香火又稟請在鹽耗項下每年提錢八十千文以爲祠中之用當諭嚴國祿等早爲完娶以繼絕祀乃至八年夏余重守是郡嚴國祿仍未聘娶復又助資以成其事至十里富春山道光年間嚴國祥曾賣三股之二與方文芹執業現據嚴國祿具稟到府又斷歸嚴國祿執業永作嚴祠之用不准再行買賣並札飭桐廬縣立案又記

建嚴陵范文正公合祠記

戴槃

予陵先生與范文正公時代不同出處不同而相同以道百世之下聞先生之風者頑夫廉薄夫敦聞文正之風者鄙夫寬懦夫有立志文正爲先生祠堂記曰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余更續兩語曰微文正不能知先生之心微先生豈能動文正之慕余乃獨捐廉二十萬錢構屋宇三間大加修葺爲之立祠以祀焉因名之曰嚴陵范公合祠是爲記

余前權篆嚴郡據紳士柴望元等稟請有無主黃姓破屋

一所可以建祠如有原主回來另覓房屋歸伊居住余乃捐貲興工修造房屋計用大錢一百七十餘串通稟各憲在案繼有民人欲收此屋前任劉守置之不問房屋仍爲民所居此祠遂廢余於八年夏重守是郡諭飭原稟司事囑令住是屋者將修造之錢照數繳出另行建祠復又情願將此屋歸公仍爲嚴范合祠又記

重修嚴郡王公祠記

戴槃

余守嚴之明年夏旱率屬祈禱芒鞋徒步自朝至於日中晷雖勞不倦非不自惜也重民命也聞郡之東門街舊有昭應伯廟爲郡人禱雨之所靈異叠著民曰嗟今之太守因旱而禱禱而雨前之太守因旱而禱禱而不雨以身殉旱民不忘恩爰立廟祀予聞而愴然悲急思所以修之獨捐廉十萬錢因其舊址爲之整葺曩時規模宛然在目時而風調雨順年穀豐登春秋致祭於斯脫有旱災就廟祈禱公之神靈必應之太守之幸闔郡之福胥在於是祠旣成都人士請記其大

畧焉按公姓王諱光鼎

國朝康熙三十五年蒞任有異政次年郡旱步禱龍山避疾
而卒民爲罷市立祠祀焉後有旱澇禱之輒應嘉慶二十五
年知縣周興嶧奉撫臣題請

敕封昭應伯云是爲記

重建嚴郡忠義祠記

戴 槃

國朝自定鼎以來忠義一祠設位不多蓋二百餘年來之昇平久矣咸豐十一年間浙東疊次告警郡城不守被害甚烈官斯土者皆能舍生取義視死如歸其沐浴於聖教者深也郡紳士民人亦頗知大義或不屈死或以戰亡忠肝毅魄脫不立祠以重其祀曷貴有守土之臣予攝郡篆甫蒞任謀置俎豆之區得節孝祠旁俞姓廢地一區給之以價迺獨捐廉三十五萬錢大興土木祠宇落成安之以位六邑忠義芳名大書特書於版並額曰見危授命自宋至有明以來其有功

地方之官各設一位尊禮之如初忠義祠居左節孝祠居右
其中建造穿屋俾兩祠通聯一處春秋祭祀得以並行至於
祭費則以嚴陵思范兩祠併爲一祠之用餘銀八兩改作忠
義等祠祭銀嗣後永定爲例遵而行之則有司者之責也是
爲記

重修嚴郡節孝祠記

戴槃

孝以節名志苦也余謂平時節孝苦由天亂世節孝苦由人
猝然賊至夫不能保其妻妻不能衛其夫倉皇自盡投井投
繯種種苦狀不可殫述至於流離失所抗節不辱慘死溝塗
事平之後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其爲苦又何如也夫有大節
而不爲之彰是守土者之過也余守嚴郡以來詢之士人曰
舊有節孝祠在小西門內兵燹後棟宇尙存然將傾壞矣又
爲居民佔住其中並無節孝祀位余心憫焉夫事因其舊則
易爲功迺獨捐廉一十五萬錢遂重整舊規其旁卽余所建

忠義祠每逢祭祀之時先忠義後節孝聚都人士觀之忠孝之心有不勃然興感乎祠旣成余心喜焉喜夫大節之不沒人人可爲忠臣義士節婦孝女也郡城舊設有採訪總局同治四年秋卽奉文停止余獨請於太府展限年月仍飭各屬廣加採訪彙請旌表余又恐忠義節孝之湮沒不彰而不得不爲之寬其期也是爲記

重建嚴郡養濟院記

戴槃

國家有大制作不惜發帑金以宏創造自壇廟祭祀而外與學校餼糧垂爲永制者則有賑恤孤貧一事直隸一千三百餘州縣定有常額有司有敢隱匿者罪之臨發令教官監放典何鉅也夫孤貧何益於

國家而體恤之不遺餘力蓋懼一夫之不獲其深位厚澤涵濡至二百餘年之久者以此有地方之責者宜何如仰體聖心也試思今日之孤貧非虎口餘生卽他鄉飄泊不及時收養之勢將填於溝壑余爲嚴郡守獨捐廉三十五萬錢興

造養濟院房屋若干間俾孤貧者居於是飲食於是所有口糧飭令給發始終無怠蓋

國家既已恩賜頻頒有加無已臣子如不盡心爲之咎將安逃余因是院之落成而竊幸養濟之有其地卽有其人也舊志在北門城外今擇北門城內育嬰堂旁之基地而創建之是爲記

重造嚴郡育嬰堂記

戴槃

嚴郡亂後人民稀少遂安人存十之七桐廬壽昌人存十之五淳安建德人存十之四分水人存十之二爲今之計莫要於招集流亡收養孤兒爲他日生聚之謀郡內育嬰堂向在北門城內自兵燹後屋宇被燬止存小樓空架兩間予爲守土官休養生息責任難辭迺獨捐廉一十五萬錢添造平屋重整舊樓翼城廂內外孤苦兒女收養於斯乳哺於斯餽粥於斯并長成亦於斯爲

國家廣恤孤之惠而宏錫類之仁典至鉅恩至渥也是爲記

余前權篆嚴郡建造育嬰堂所有堂內田畝止清出一百數十畝嗣奉吳學憲發銀一千兩劉太守又買成田一百四十餘畝逐年收租歸公應用每年出息除用項外止能餘錢一百數十千文開堂育嬰不敷應用歷任均未能舉辦余於同治八年夏重守是郡特先改設保嬰局並倡寫願捐每願一日一文官商共寫一千願零每月共寫計捐錢三十餘千文按年即可收錢三百餘千文現在貼養嬰孩爲數無多並飭司事將所有之錢先行添建房屋以爲日後開堂育嬰之舉又記

重修嚴郡清節堂記

戴槃

婦人不忍死其夫矢志不嫁白首冰霜誠足嘉也然或衣食不繼任其凍餒恐非保全名節之道我江南有恤嫠堂有恤嫠會至浙江則有清節之名嚴郡設立於北門城內其房屋建自何年造自何人均無稽考惟與育嬰堂合爲一區分爲兩所育嬰堂廢而清節堂尙存房屋規模甚爲寬敞予仍其舊獨捐廉五萬錢稍加修飾俾斯堂不至於傾塌存其名可以復其實也或曰經費不籌良法不久此舉難以遽行然余願居斯堂者之人少而不願居斯堂者之人多如能查明地

方公產漸有收息得人經理亦不患善舉之不能復也是爲

記

三

重建嚴州府署記

戴 棨

府治之建置由來舊矣明以前不可考自元改州爲府明洪武初始移今所坐龍山正脈以後增置堂廳亭館樓閣宏規鉅制甲於各郡按嚴州形勢據浙江之上遊當甌歙之孔道錦峯繡嶺山水之鄉故其建置府治也氣象雄濶控制六邑襟帶兩湖今雖烽火之餘其制度形勢猶可仿古爲之余於同治四年來守是土急欲營建以復舊觀惟念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用是先修文武各廟暨文昌嚴范忠義節孝各祠凡茲工程已陸續告竣取前所請公帑商建府署而工程

浩繁從平地而起廳事建寢室置府庫造亭廨築大小週圍
墻垣厥功甚鉅余乃鳩衆庀材量地測景擇於丙寅四月吉
日開工自夏徂秋外而儀門內而重堂高樓規模悉備次第
告成則余府治之重建正欲崇體制而壯觀瞻也至於堂以
外科房未造堂以內旁屋未成則待後之守此土者經營以
終其事焉是爲記

澗鄰觀察於同治乙丑歲八月出守嚴郡樹適於是年十月

奉選來治下司授親見公治嚴善政爲甚悉於甲子歲樹曾

奉委署嘉興府學故得聞公治桐之政亦最詳方公之宰桐

鄉也時值鄰省寇氛告警羽書旁午之時獨從容坐鎮不屑

以籌防爲能拳拳於學校非田諸大政取諸古法斷之自我

十餘年來諳練之老吏淹博之通儒無不嘆服公如神之治

其經術有如此者嘉興七縣漕務最稱難辦又該地鎗船奸

民易於滋事時當大旱各邑令束手無策公不動聲色隱捕

奸民置之於法冬間辦理漕務得宜首先全完爲諸邑創咸

得指臂之助其才畧有如此者昔諸葛稱龐士元非百里之材梁公稱張柬之可大用之器樹以爲經濟之士無適不可用之於一邑而一邑治展之於一郡而一郡亦治嚴郡古睦州之地風俗向稱樸厚而公受任於兵燹之餘舉闔郡瘡痍之衆不足當桐鄉一邑之民撫理孔艱莫此爲甚而公以爲政舉大綱其餘自從容就理故其爲政也招集流亡請蠲徵賦如黃霸之爲潁川令勞來不絕焉募民墾田籌儲倉穀如龔遂之爲渤海守勸農爲大焉以崇祀典建修各壇廟如韓公在湖州遣官祭濱而雷雨效靈焉以振文教飭修各書院

義學如蘇公倅杭州登樓賦詩而湖山增色焉至若荆公築
四明之隄湯守開三江之間而公之濬東西兩湖並城內河
道政相仿也河南題明道之碑峴山墮羊公之淚而公之建
嚴陵祠與嚴范合祠德相類也他如鐵筆表五人之墓梅花
題雙節之名而公之建忠義節孝各祠事甫定亂而表彰尤
多也英皇流湘水之音粹曰存趙宗之後而公之修清節堂
暨育嬰堂恩推孤寡而籌畫尤深也凡此治功文吏能爲之
乎俗吏能爲之乎必如歐陽公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爲之惜
公車敦迫設施猶有未竟之勳父老莫慰攀留之願計守郡

以至去任時祇十一月耳嚴郡士民蒙再造之恩晉千秋之
祝試館各祠爲之設長生祿位祝公壽考而樹以一介微員
叠荷裁成用敢不辭僭越之咎舉共聞其見者謹述一二以
傳其大畧至於闡揚盛德表著宏功非樹之淺見寡聞所敢
贊一辭也同治五年歲次丙寅八月錢塘謝寶樹謹跋

文嘗讀史至宋范文正公傳知其以天下爲己任濟世安民之念隨地而存故歷任州郡無不展布經猷兼施教養卓然有政績可傳不特邠慶三州生祠畫像也卽其典領睦州興學校尊道德尤克育人材而維世教此後人所以建思范之亭也文爲諸生時聞今世有戴公者其人深明經術爲政如古良吏由縣令游陟府道所至除害興利善政具舉皆務有益於民久已仰而企之惟恐不得一見己巳七月奉選來嚴司府學篆欣幸爲公屬吏晉謁之後蒙賜示所著宦游記畧受而讀之益信公本經學爲經濟以實心行實事而

其在嚴郡所修舉者一一可徵諸目見近復培植士子按月
課試添給膏火士林鼓舞雖古賢牧何以加茲抑文重有感
者 始祖子陵公祠堂構自有宋范公遭兵燹而盡燬賴
公捐廉重建復祠宇舊觀併爲籌款求後裔以奉祀事爲久
遠計使吾 祖高節依然照耀山水卽此尊道與興學二端
激勵風教不誠與范公後先輝映哉文 觀 公之政治服
公之勳德而知 公之福祿正未可量也爰樂書於記畧後
同治九年庚午孟春餘姚嚴蔚文

國家軍興以來東南幾無完郡大亂旣次第平

朝廷憂憫元充數下詔書敕大吏慎選賢能牧守拊循瘡痍所以尉安牧養百姓德意至厚於是 澗鄰戴君以治行尤

異擢守巖州逾二載又移守溫州我溫之被賊也視巖日淺郡城及我瑞安幸以堅守得全然而四郊之外戎馬蹂躪閭閻虛耗重以一切言利之術徵求煩數而民愈困元氣至今未復也君以名孝廉宰浙久所至厯厯著聲績守巖之政嘗讀所示宦游紀畧一書而得其詳矣今蒞溫甫一載正己以率屬勤事而愛民剔蠹興利百墜具舉一如其治巖也而尤

倦倦於學校倉儲正人心厚風俗夫教養之具人心風俗之
故古人言政未有能先之者而俗吏期會簿書日不暇給初
無意於爲之也卽有意爲之矣非怠則僞乃君一措注間無
不立起有效非以實心行實政何以及此其規畫方畧亦皆
紀之以文用示後來蓋欲繼此者遵守勿失且益爲擴充而
君之意始愜也是真大有造於我溫者矣昔兩漢之隆尤重
郡守孝宣常稱庶民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
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夫天下之大郡邑之
積也郡邑治則天下無不治然則有郡邑之寄者使各張其

職如君又豈獨溫民之受其賜哉同治戊辰冬日治愚弟孫
鏘鳴拜序

東甌記畧

潤州戴槃澗鄰氏著

議建同知守備衙門移駐楓林鎮記

禁止溫郡坐筵記

建造府盈餘倉並儲備倉穀記

義倉增積穀石記

重建大觀亭記

改造資福寺記

敕封楊府廟記

重設採訪局記

重修中山書院並增廣膏火記

重修育嬰堂並籌添經費記

增設義學並籌備經費記

增置義地並掩埋經費記

重修府署二此園記

重修溫郡武帝廟記

重修溫郡文昌祠記

重修溫郡城隍廟記

重修四賢祠並刊諸賢實錄記

重修雙忠祠記

改造昭忠祠門徑並設殉難紳民牌位記

重修存濟祠記

附刻

收復樂清縣城記

樂清辦理善後記

楊府君勘亂顯靈記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thin vertical lines. At the top right, there is a header section with a small box containing the number '1'. Below this, there is a small rectangular box, and further down, there are two horizontal lines.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of text or data.

議建同知守備衙門移駐楓林鎮記

戴槃

國家設立府縣治暨分防佐貳汛守各官本周禮陳殷置輔
遺意蓋使民陶化善俗無自放於禮法之外其意至深且遠
顧或謂深山叢箐中民情獷悍非有令長整齊約束風氣驟
難變易此永嘉郭明府所以有設縣分治柘溪之議也柘溪
屬永嘉東北鄉界縉雲仙居黃巖樂清山民頑梗恃其深邃
迥遠抗糧拒捕習爲固然官以催徵緝捕爲畏途居民小有
衅端往往糾衆持械互鬪釀成巨案乾隆年間曾移駐縣丞
把總於楓林鎮鎮爲南溪適中地外有土堡周圍二里許布

置最爲得宜然位卑職小不足以資彈壓且官不到防日久
竟成虛設改絃而更張之分縣之說誠不爲無見雖然有二
難焉創始難籌款尤難築城垣立學校設官屬置衙署建神
祠工作並興所費甚鉅余再三等度議移駐同知守備二員
於楓林以資表率詢之地方紳耆僉曰可查同知在城職海
防事本簡城守及中左右四營有守備四可移一營文武大
小各員聲勢聯絡就近彈壓頑梗之習可變緝捕催徵定見
日有起色此余區區經畫之苦心也所有籌議情形先已通

稟大憲批准入

奏一面委員前往勘估建造衙署工料若干籌定經費錢數其餘差役兵丁仍照額存舊章無須添設較之分縣之議費用少而成功易一轉移間可收實效所損者少所益者大將見化強悍之風爲善良之俗無恃爲政教所不及而自外焉固百世之利也余與郡之賢士大夫樂觀其成者也故縷述其事之始末以告後之爲政者是爲記

禁止溫州坐筵記

戴樂

溫俗新婚三日張樂設飲宴新婦於堂俶粢畢集東西兩行坐觀者如堵名曰坐筵覘遠簡齋隨園輯集至有客酬酒婦報爵之說此文人之筆好爲夸誕豔稱之以爲美談其實未嘗有是也惟闌入不禁卒視無嫌則信有之禮法之家豈宜若是今雖此風稍息尙不能盡除守此者爲之厲禁則可以止矣余守郡以來於教養興修諸大端悉心籌畫此事尙未及禁者誠以禮義修則廉恥生廉恥生則舊染革先其本也今年春郡之諸紳士咸請飭禁余曰可因示以罰並准鄰佑

指告而坐筵之風遂息信乎上行如風下應如草地方官果能隨時訓誡無不可易之風俗也夫東甌古稱小鄒魯乃末流頽放奢靡成習甚至相率效尤恬不知怪其於風俗人心大有關係前永嘉縣陳明府刊列婚喪禮節侈靡各條其中有暴殄天物顯干例禁者不一而足業已通詳大憲一律禁止而至今仍未盡遵行禮曰國奢則示之以儉余竊慕羔羊之義欲以節儉正直化導斯民崇實黜華旣躬行以率之矣今而後毋染舊俗毋犯刑章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父兄弟轉相告誡使歸真反樸上追鄒魯之風

豈獨坐筵一節爲當痛除積習歟紳民其其勉之余實有厚望焉是爲記

--	--	--	--	--	--	--	--	--	--

創建府盈餘倉記

戴 槃

浙省自兵燹以後各縣倉穀存者無幾余曾有各郡建一府倉存貯穀石之議前守嚴郡時稟請建倉儲穀辦有成案今蒞任溫郡知舊存永豐鹽義各倉俱廢查府署向有南米盈餘一欸特稟明大憲分成酌提存儲倉穀將六年應提之欸就永豐倉舊基建造倉廩二十二間名府盈餘倉因欸提南米盈餘故也趁此穀價平賤之時動用公欸先行採辦余捐穀五十餘石並前周太守發價買存官穀二千六百餘石一併登倉今已積穀萬石竊謂倉穀爲救荒善策府倉之設尤

所以酌盈劑虛屬縣中偶有偏災其本無倉穀者卽可就郡
借支便於碾動以視招商買米動需時日者其難易緩急爲
何如耶夫天下事可與樂成難與圖始余之建有此倉頗費
經營自今以後年積一年有加無已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
色全賴乎此若能久而不廢則造福於民者無窮若夫推而
遠之使各縣建一義倉或每鄉建一社倉有志者事竟成尤
望於繼起者之爲之也是爲記

義倉增積穀石記

戴槃

儲穀以備荒仿古常平倉遺法此不涸之源也東甌素稱魚米之鄉未嘗仰給他郡故穀價常平然小有災歉居奇者昂其值不肯售貧民之無食者或攘臂而爭致啟衅端咸豐三年已事可鑒也此倉穀之備以救災實以弭患先務之急無踰於此郡城義倉在府學內咸豐六年教授金衍宗勸捐建造共厰房二十一間捐積穀石至同治六年僅存穀千餘石余於六月間來守斯土值米價翔貴全數糶賣以濟民食是秋歲大熟價平買穀還倉增加六百餘石又將各米舖按年

籌積經費添儲五百餘石委永嘉縣丞張卓人經理余乃倡捐穀五十石復勸各商民共捐穀五千餘石總計已積穀四千一百七十石照數收倉由此積少成多歲有所增雖至萬石無難焉夫社倉之法善矣然借貸收有息有耗出納之際非經理得宜恐亦不能無弊設遇歉歲收不足數而所存之穀或有不敷散給之處故社倉祇可行於一鄉以濟官穀之不足可以就近分給至郡城積穀既多原不必專爲救荒而設穀貴則可以平價穀賤則可以增額多多益善民受其利而不知是在官斯止者實心任事而已是爲記

重建大觀亭記

戴槃

考名勝志永嘉華蓋山巔有吸江亭今改大觀亭又名江山一覽載稽郡志不言建自何時蓋闕如也顧亭爲康熙年間溫處道陳公永嘉令馬公劾節之所登斯亭者英風正氣猶彷彿見之今已傾圮二十餘年矣余攝郡篆適董事陳承鏘等稟請建造乃捐廉十萬錢並諭令紳士李全英勸捐集貲鳩工興作如舊制仍名大觀亭客有從余遊者請曰江山勝概如在掌中洋洋乎大觀也亭之仍斯名也其以此歟余曰唯唯否否觀之意有大焉者矣觀賦澹之縱橫則思何以利

吾民觀閭閻之鱗櫛則思何以樂吾民觀城池之
何以保吾民觀山海之險要則思何以衛吾民
無觸目警心乎哉若夫感慨歎歎憑弔三公之
學士文人共焉者也余忝守斯郡豈僅以是爲
重煩吾民歟於是繹大觀之意而詳言之是爲

改造資福寺記

戴槃

華蓋山在甌城東偏爲九斗之口有容成太玉洞道書稱天下第十八洞天山之半爲資福寺始自西晉故俗稱此山曰資福余下車伊始巡視四城登山瞻眺見寺中殿宇窄小房舍漸就傾圯山頂大觀亭遺址僅存曲徑亦損壞不堪蓋由軍民斫木掘土牧馬放牛以致形勝之區盡委榛莽不獨無以壯觀瞻亦郡城元氣所關也於是亟議興修適重建大觀亭捐廉泉爲助諭令紳士李全英勸捐集貲乃分七十萬錢鳩工庀材拓其舊而新之榜曰洞天福地旁置山房八間左

名左宜右名右有以資憑眺孤嶼峙其北大海環其東西南
岷岡甌浦諸峯厯厯在目不啻收羅汎濛間遊人登亭必於
是小憩焉實爲一郡名勝之冠今補栽松木並勒碑永禁私
斫盜葬者有則必懲後之人隨時整頓經理得宜庶有以保
郡城之元氣而二千餘年古蹟亦永垂不朽焉耳是爲記

敕封楊府廟記

戴 槃

異哉樂清縣城之復也咸豐甲寅十二月土匪瞿逆倡亂麇聚縣城勢張甚大兵未集士民俯首帖耳莫敢撓其鋒忽一日闐然而起齊心殺賊渠魁授首羣匪千七百餘人殲焉城遂以復僉曰此楊府君之助也嗚呼異矣洵非神力不至此時余以剿辦事抵樂聞人言厯厯如繪爲作勘亂顯靈記上其事於大府請於

朝乞加封號順輿情答靈貺也旣而部議飭查未覆至同治六年復請馬中丞題催始得

奏准

欽加福佑二字封典甫下余方攝郡篆恭迎

敕書告於神供奉訖考神之受封飭廟自宋始蓋其著靈海
濫厯有年所故郡邑皆有廟

國朝自嘉慶以來海匪不靖均賴神力轉危爲安迭資保障
神之爲靈昭昭也而樂人平賊之事爲尤奇內無生謀外無
兵力羣賊坐堂皇方謀襲郡城而乃一呼四應義聲震天地
突起奪賊刀直前刺之殪賊惶遽不知所爲或跪授刃束手
就戮無敢抗拒者至婦人豎子咸能刃賊亂定後相顧愕眙

率不解其何故謂非天奪之魄而神助吾民耶先是郡中有通賊者約同日起事先一日破獲瑞安逆黨某其子忽作神語白其父謀逆狀事遂洩永瑞之民亦皆以爲楊府君所使則神之禦災捍患有不可思議者膺封號崇祀典宜哉夫不煩兵力羣起而攻之蠢茲醜類一鼓盪平使溫台兩郡無攻剿饋餉之苦非獨神之大有造於樂實大有造於浙東也

聖天子以神道設教其卽此意也夫是爲記

--	--	--	--	--	--	--	--	--	--

重設採訪局記

戴 槃

溫郡自康熙年間耿逆肆擾而後休養生息涵煦我

國家深仁厚澤浹髓淪肌蓋不見兵革幾二百年矣咸豐辛酉平陽會寇倡亂永瑞平三縣紳民殉難不少同治紀元髮逆竄入樂城永瑞二縣鄉間均被滋擾計先後一載有餘殉難者更不乏人雖屢經設局採訪遺漏尙多余乃捐廉二十萬錢委永嘉教諭王樹榮開局舉辦並諭令司事孫自勵等分赴各縣會同原辦司事悉心採訪查得永嘉縣殉難紳民婦女一百三十七人又續報一百六人瑞安得一百八十七

人樂清得七十三人計五百有奇通詳大憲照例請卹嗟乎浙省自遭亂以來七十六州縣淪陷殆盡存者僅衢之西安處之慶元龍泉溫之永嘉瑞安平陽泰順玉環暨甯之定海七縣兩廳耳而溫居其五他郡率被擾數年獨溫之蹂躪日淺實由士民倡率團練人自爲戰所在舉義旗剿賊故賊不得深入瑞安以南閩疆遂安然而其中或以戰死或不屈死先後採訪呈報者已不下千數百人其他郡之死於亂亡者浙東西不可以數計矣可勝痛哉省城採訪局至今未撤余之重設是局亦誠恐忠義節烈或泯沒而不傳此有司者之

過也是爲記

重修溫郡中山書院並增廣膏火記

戴槃

東甌之有書院蓋自宋儒王儒志先生於伊洛未作之先講學東山倡明理學後人因創爲東山書院由來舊矣

國朝乾隆三十五年郡守李君琬旣興復之乃更闢地於中山之陽名中山書院講會有堂肄業有舍層樓傑閣規制崇闳與諸生藏修息遊於其間所以上溯伊洛之淵源將於是乎在雖然東嘉之學至宋而極盛遊程朱張子之門者三十餘人登進士及賢良方正宏詞孝廉諸科數百人其時固未有書院也而克自振拔如此今旣有其地矣往往狃於記誦

詞章之末經史典籍度置高閣以爲無用空疎剽竊苟焉弋
取浮名而已古人所謂通經致用者安在無怪自有明以後
繼起者難其人也余下車之始首以培養人材爲急查書院
房屋歲久失修考試桌櫬及一切物用損壞過半乃亟捐廉
十萬錢另籌款三十餘萬錢重完治之置器具几案洪纖畢
備使肄業住院者有托焉遂乃詳請大府於捐局串餘項下
每年提錢五百千以爲增廣膏火之用分別加給鼓舞而作
興之迄今一載有餘負笈來者日益衆課藝亦彬彬可觀蓋
坊間向有余書經集句文賦稿余亦間有持贈受而讀之者

咸知本經籍發爲文章良非虛語而醇茂淵懿之作出空疎
剽竊之風稍息由是進而求之儲

國家經濟之用紹先哲理學之傳處爲醇儒出爲名臣安見
元豐九先生醇熙六君子之學問勳業不接踵起也諸生其
勉之哉是爲記

重修溫郡育嬰堂並籌添經費記

戴槃

育嬰堂之設所以補救天地之所不能生與夫父母雖能生之而仍不能生之憾者也嬰兒之生力不能匍匐以就口食又不能呼天呼父母一日不乳哺則立斃矣而天地父母於是乎窮所賴爲民父母者使他人之母母之以全嬰兒之生卽以弭天地父母之憾此三代以上不獨子其子之義也甌郡育嬰堂創自乾隆初郡守金君洪銓李君璇繼之有堂有舍有田租有息銀至詳且備百餘年來悉仍其舊自嘉慶末年內有房屋倒坍日久未建門堂亦俱損壞查舊存發典生

息銀兩並塗田二十餘頃每年僅供本堂之用並無贏餘以爲修造房屋及圖匱續乏之備遂相率因循以至於今余蒞任之始通盤籌畫廼捐廉十萬錢並籌欸四十萬錢廢者修之墜者舉之另勸各舖戶書定願捐積少成多以期歷久常行每年可得錢八百餘千又於捐局內提錢二百千撥入嬰堂遂飭各縣之無嬰堂者送至郡城一律留養舊立規條稍加整頓余前蒞桐邑時增置田畝計歲入之費可多收養幼孩數十人及守巖郡適當兵燹後修造堂宇整舊添新俾孤苦兒女有庇蔭餽粥之所今於溫郡猶前志也喜其成規具

在擴而充之經費充則收養多收養多則遺棄少庶幾吾溫
之遺孩罔不生用以衍大生廣生之義此郡牧之責也尤
余之所望於後來者也是爲記

增設義學並籌添經費記

戴槃

義學卽義塾也建房舍峙錢米延師儒以待貧乏者之子弟就學焉所以輔黨庠州序之不足也故或一鄉有之或一邑有之或一郡有之然必歲有常入有餘蓄而後可否則匱匱則不可以久名存而實廢此溫郡各邑義學久而寢廢者多也惟府義學公所在道署前郡志所不載其延師修脯則於掩埋經費項下支銷由來已久余查掩埋一歛本屬不敷又移而用之義學此名實乖舛之尤甚者斷斷不可余乃籌定銀六十兩每年由府署給發作爲義學經費定之以從學名

數別之以少修多寡或損或益隨時可稽昭覈實也余於蒞任之初先已興修房屋置備桌椅壞者葺毀者完皆捐廉泉以治之蓋旣名爲府義學則由府經理亦惟循名責實焉耳此外有衛義學一所今勸廳縣又各設義學一所均自捐廉舉辦義學之增設豈不大有裨於實政哉余復出錢三萬判印座右銘三字經陰騭文四言詩以便童蒙誦習由是絃誦之聲達於四境因城及鄉廣設義塾此尤余之所深望而未竟其志者也是爲記

增置義地並掩埋經費記

戴槃

掩埋之政位術也周禮秋官蜡氏有埋而置楬之文月令有掩骼埋胾之事後世漏澤園之設所在多有凡以心古昔聖王之心不使長逝者之魂魄私恨無窮也溫郡舊置義塚山地不一叢葬已滿乾隆二十五年李太守籌廣經費存典錢現止一千一百串計得息錢一百數十千文移作義學之用所餘無幾余乃另行籌款歸入義學再籌添存典生息錢六百千並以前存款息錢全作掩埋經費計逐年可得息錢二百二十餘千又於永嘉縣稅契項下每年提錢一百十千再

加租穀錢二十餘千每年可掩埋大小棺骸一千餘具查歷
來土工葬棺一具不論大小概給一百六十錢今酌定大棺
一具倍給餘悉如舊另購山地一區坐落永嘉縣之十九都
翁浦洋地方由上至下計三百三十畝由東至西計二百五
十畝動用公款錢一百七十餘千又修整停厰用錢五十餘
千是在後來者詳加稽察無負余與前人創建續籌之苦心
庶使殄戾全消和氣翔洽仁之至亦義之盡也願無忘澤及
枯骨之心也是爲記

重修府署二此園記

戴槃

二此園何爲而作也引流疊石開軒築臺自南豐劉君始有前此者乎曰有之矣樹城李君因桂亭墨池之舊而拓之而新之未嘗以園名自劉君取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始以二此名園顧嘗考李君之記在乾隆壬午癸未間劉君則在道光乙未前後七十年當

國家全盛時民和年豐官斯土者與斯民同樂出其餘力以治燕遊之所宜也劉君以來至今三十餘年耳其間東南多故籌餉練兵官斯土者汲汲救過之不暇奚暇樂而二此園

遂蕪穢不治亦宜也然則樂不樂又不盡繫乎賢不賢蓋有時會盛衰之感焉余來守溫郡幸逢

今上御極之六載東南底定余不敏懼不克稱職於是修舉廢墜於教養諸大端次第舉辦日昃不遑冀與斯民同登衽席顧敢自樂其樂耶雖然歐蘇二公之治郡也闢地爲亭曰豐樂築土爲臺曰超然意必有所以樂乎此者今則除剪荆榛葺治廊舍不引流而泉不疊石而山可以臨深可以眺遠乃於隙地內移竹兩行建亭一座榜曰修篁亭公餘之暇偕賓朋僚佐憇息其間雖不敢與歐蘇媲美亦庶幾不忘與民

僭樂之思歟此則余之幸也是爲記

--	--	--	--	--	--	--	--	--	--

重修溫郡武帝廟記

戴 榮

甌郡武廟在譙樓東道光十九年不戒於火郡人捐貲重建規模宏敞而黝聖丹漆之事未竟近年來爲練勇屯聚頽壞失修余蒞任後朔望行香顧瞻神宇深懼廟貌弗嚴堂廡弗葺不足以肅將祀事乃捐廉十萬錢另籌款三十餘萬錢於同治七年三月興工閏四月工竣由是殿宇肅然榱桷秩然輪奐丹雘亦復巍然煥然竊思帝之赫聲濯靈宜無乎不在我

朝天戈所指往往顯靈助順是以崇奉典禮視歷代加隆追

封三代公爵每歲春秋致祭皆祀以太牢近又增設侑舞與先師廟儀節同嗚呼可謂盛矣夫祀爲入政之一與食貨並重養民事神本無二理今增新廟貌所以尊

國典而妥神靈也後之人其亦與余有同志也夫是爲記

重修溫郡文昌祠記

戴槃

文昌本戴匡六星卽周禮司中司命唐時有文昌宮歷代相沿祀於學校主科名之事至

本朝崇奉極隆自京師以下至郡邑皆有祠春秋二仲致祭享以太牢典至鉅也永嘉縣學之西有文昌祠爲祭祀及朔望行香之所年久失修廊廡牆垣半就彫剝余蒞任後躬拜祠下竊見棟宇摧殘不足以昭誠敬若不興修有司之職曠矣遂捐廉十萬錢另籌款二十餘萬錢重加整理闕者補之舊者新之閱兩月告竣區區修舉廢墜之意所以重科名之

報而申敬神如在之誠竊願與後之守此土者共勉此意焉
是爲記

重修溫郡城隍廟記

戴槃

郡邑之有城隍猶之乎府縣也均有守土之責是以操興養立教之權以奠安蒼赤責在府縣司福善禍淫之柄以翊贊幽明責在城隍其有水旱不時災祲洊至則官與民咸請命焉爲闔邑生靈所倚賴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否則禍亦隨之則惟明乎事神之道而後能治民彰彰明矣東甌郡城隍廟在府治西創造之始志無考咸豐三年正殿燬於火郡人集貲重建規模宏敞迄今久未修葺前任周太守諭令紳董勸辦需費浩繁卒不果余蒞斯土核實估計土木丹漆工料

其需若干首捐廉十萬錢又籌款二十萬錢並勸各邑令共
集捐錢三十五萬錢剋日興工正殿寢宮次第修整其中舊
有園亭之勝靡不一律完固三閱月而告成夫神之所棲不
壯不麗不足以示威靈郡自削平寇盜雨暘時若年穀屢登
疵癘不作是誰之賜歟而官斯土者顧於事神之道第曰奉
行故事已耳則其於治民之事亦惟因陋就簡已耳幽明殊
途理無二致守土之謂何其有愧於神也多矣余之爲此役
也不敢謂質諸明神而無愧亦以盡守土之責云爾是爲記

重修四賢祠記

戴槃

溫郡四賢祠舊在鹿城書院中祀程明道伊川朱晦庵張南軒四先生以鄉賢周行已許景衡等三十三人配皆從遊四先生之門親見伊洛淵源者也當是時嚴黨禁斥僞學者蠶起而此邦先哲篤信好學不遠數千里師事四先生卒爲名儒俎豆千秋可謂盛矣顧祠創於前明郡守鄧君重建者爲郡守衛君後經兵燹僅存數椽

國朝乾隆二十年督學雷公復建而加擴焉未幾爲營兵蔣姓所佔冒蔣叔蒙後裔侵蝕祀田今且祠圯祀廢木主朽蠹

都人士至不能舉其姓氏何以使後學者聞風而興
於同治丁卯攝郡篆深懼無以紹前人創建之意乃
修新粟主定春秋致祭押令蔣姓遷移祀田已賣者
之祠內留存者按畝而清理之所收租息爲修祠宇
用並刊附祀諸賢實行錄以備省覽易鹿城書院舊
賢祠紀實也夫諸君子宗仰四賢如泰山喬木流風
百餘年矣卽斯祠之建旋廢旋復出之榛莽荒穢之
屢矣今又煥然一新世道人心絕續之所繫豈偶然
之爲是舉也將使郡之士瞻仰遺型進求夫諸賢之

道與夫事業文章更世千百而不朽者度非膠庠其姓氏卽
可詡詡然曰吾四賢之徒也韓子曰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
爲之後雖盛弗傳永嘉之縣豈必遂無傳人哉此固守斯土
者之所厚望也是爲記

重修雙忠祠記

戴槃

雙忠祠在郡城華蓋山上祀溫處道陳公丹赤永嘉令馬公
璪康熙十三年耿逆自閩窺伺溫郡二公集文武登此山議
戰守策總兵祖宏勛從逆二公同時被害三十五年浙江巡
撫線公題請

敕賜建祠崇祀

御書雙忠祠額忠魂義魄千古爲昭矣嗣後馬氏後裔捐田
百數十畝作修祠祭祀之用爲營兵侵蝕祠宇剝落不加修
葺余到任後捐廉五萬錢葺而新之並將原置田畝逐一清

理將每年所得租息錢百數十千歸祠應用慨自耿逆之變
至今垂二百年二公殉節事父老猶能言之泊辛酉壬戌間
叠遭會匪粵逆肆擾而合郡士民同仇敵愾能戰能守深明
大義卒保城池安知非二公之靈爽有以默相之者歟守此
土者上以體

朝廷表忠之意下以作吾民向義之風俾斯祠田產租息永
永不廢其所係顧不重哉是爲記

改造昭忠祠門徑並殉難紳民設位記 戴 槃

郡城之南建有昭忠祠左祀忠義右祀節孝前周太守委員
修理規模雖小祠宇尙新惟大門在田野間春秋祭祀官員
齊集出入不便遇雨則行泥淖中非所以將誠敬也余提祠
內公款五萬餘錢另闢大門薙豐草甃石路如砥如矢趨踰
之儀肅焉又捐廉俸二萬餘錢將永嘉縣殉難紳民婦女之
奉准入祠者五百餘人製造木主送祠祭祀祠內向有田十
四畝所得田租亦查明歸祠應用夫忠義節孝足以維風教
而正人心載之志乘錫之祀典英風勁節與九斗相高矣邦

之人土列拜祠下其必有曠世而相感者則余之爲此舉亦未始非政教之所繫也是爲記

重修存濟祠記

戴槃

祠名存濟何存無祀及有子孫而不能奉祀之主於祠中志厚也夫無祀則主無所歸子孫不能奉祀至無片瓦尺椽之庇主亦無所歸勢必委棄榛莽甚或供薪爨之用慘矣哉傳曰鬼猶求食食既不可得矣至不能保其數寸之主於身後將謂其人已死其鬼不靈耶固仁人君子所宜心惻也祠在華蓋山雙忠祠後向止棟宇三間不知所自始迄今歲月寢久木主香爐無可位置舊存之主亦大半朽壞余憫之諭董事查明登簿以備稽考祠之左右添創房屋六間請於方觀

察發軍工楸木料百株余首捐五萬餘錢又籌款五萬餘錢
爲工用之需旣歲事慨然曰今而後苟能使閭閻樂利無饑
無寒彼爲子孫者不致如葛伯之不祀幸也卽不然與無祀
之主共存斯祠位置有所未始非仁術之一端也余喜其風
之厚尤願郡之人常體此意永永勿替也可是爲記

收復樂清縣城記

戴槃

甲寅冬十二月樂清瞿振海等謀爲亂倉猝變起縣城不守姚署副將暨趙典史均遇害逆黨四出賊焰甚張省中警報叠至大吏爲之震驚適余委署湯溪縣事尙未起程赴任其時撫軍檄發大兵令溫州葉總鎮帶兵千名處州毛總鎮帶兵千名台州吳總鎮帶兵千名委余亦帶兵勇千名會同攻勦並兼辦各路支應余曰任大責重宜檄委司道大員一人前往勦辦撫軍曰藩司無出省之例臬司有留防之事運司催徵鹽課糧道辦理海運均關緊要汝卽日起程無稍諉卸

遂改授台州司馬之職余應命邁行是役也催督兵勇兼程
並進中途得賊勢猖獗信將謀襲郡城余憤且懼余聞溫郡
地方濱大海臨高山樂清界乎溫台之間山海爲之阻隔將
欲進兵攻勦人力又恐難施正在籌策之際我兵已抵溫郡
翌日樂城卽報收復夫樂城何爲而復也樂之士民同聲倡
義自己及午渠魁授首賊匪殲斃者千七百餘人城遂以復
在婦人豎子咸能手刃斃賊厥功尤奇檢點我民無一傷亡
此其中有神助焉余歷觀史冊所載古之善用兵者興師滅
寇靡不藉資兵力今乃未煩一兵未戰一士卒能殲除醜類

立奏膚功樂之人既無首倡又無軍器若使賊軍抗拒無以
制勝乃天奪其魄一鼓盪平人力不至於此余以從事樂清
得晉升階是爲記

--	--	--	--	--	--	--	--	--	--

樂清辦理善後記

戴 榮

余抵溫郡之翌日樂城收復將所帶兵勇截留郡城首赴樂清安撫居民並查點屍骸令署樂清縣李君掩埋事畢適運司慶公由省赴台州查辦金溪土匪滋事撫軍委赴樂清同余辦理善後事宜余自到樂後招集流亡撫恤難民其餘練勇設防賞功問罪靡不次第舉行而於查拏逆黨一事搜捕尤急未及兩月先後拏獲要犯僧靖毛等二十餘名首逆瞿振海等家屬二十餘名又謀襲郡城未行在外創刼之犯王得宗等十餘名在監逃逸應行斬絞之犯徐時鑑等十五名

晝夜承審通詳各大吏或解省定擬或留禁候示以外所拏脅從之民不可勝數余概行訊釋絕不株連全活甚衆余查瞿逆之據縣城也私雕印信分設僞官鄉城之民被脅者不可以數計倘欲盡法懲治則誅之不勝誅且恐急則生變是以運司有欲辦之案余屢爲之力爭乃止時有犯人徐錫禮者供在官書役被脅者十餘人運司派員查拏書役聞之聲言樂清被脅民人盡欲拏辦煽惑大衆滿城人心皇皇幾至釀成事變余乃卽日傳各書到案訊明爲之開釋而人心大定余豈好爲其寬而不爲其嚴哉亦猶是古人所云殲厥渠

魁脅從罔治之意也虹橋爲瞿逆起事地方瞿逆伏誅省中官兵旣至不得明示以威運司行抵虹橋余首請拆毀瞿逆宗祠次及倪陸兩姓以示孫子之謀逆者祖宗不能有其祠用昭炯戒居民悉令安堵無恐而民心攝服後有樂清縣役因赴虹橋拏案妄言此地居民有劫奪要犯一事其言達於上派都司宋某會同樂清營縣往拏某等未敢前去乃同稱虹橋地民有抗拒之勢其時余同運司已移駐溫郡令余選調兵勇前往勦辦余謂此事無煩兵力乃隻身帶隨役數人親至其地曉諭居民所要之人立時送出訊明情節乃知

前言之誣其事遂息而大獄不復再興是役也自甲寅冬十二月至乙卯四月夏旋省乃得竣事是爲記

楊府真君勸亂顯靈記

戴槃

古之神人有功德於民廟食百世載之志書班班可考後人道其姓氏里居靡不詳悉溫郡各屬有楊府君廟鄉之人迎神賽會咸致敬焉咸豐甲寅十二月樂清瞿振海等聚衆作亂縣城不守逆黨羽翼甚多勢難撲滅乃未幾而樂之士民齊心殺賊登時四處響應外則奔門而入內則羣起而攻雖婦女幼童無不持刀相助頃刻屍橫遍地樂城遂復萬姓咸曰此楊府神之力也當賊之初起謀時溫州永嘉等縣意欲同時襲取郡城之爲內應者先一日破獲故未及舉發瑞安

逆黨某某其幼子忽若有神附身如顛狂狀自言其父謀逆
先期亦卽道破機關已露未敢肆行此二縣者百姓咸以爲
楊府神所助而樂人殺賊之事尤彰明較著余收復樂清後
聞士民言感且惕乃詣真君廟齋肅報謝因求神之時代事
蹟無可考者迨至郡城謁神廟於瞿嶼山之陰得舊碑一字
漫漶難辨命工洗剔之始可讀乃知神蓋宋時人也初得道
於桃山歿而靈感迭著遂受封敕廟明嘉靖間浙東按察副
使袁公以禦倭出洋忽大風起壞倭船送公舟抵岸無恙歸
神示之夢次日詣廟行香乃恍然於夜間所見之神卽此神

也遂立碑於楊府山之廟以紀其事云余以神之能爲民禦
災捍患請於大府奏加封號用崇祀典余感神之德誦神之
功願神之護國佑民永永無極甌之人終不忘夫神貺也是
爲記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empty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a header row.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The header row is at the top, and the remaining 9 rows are empty. The table is enclosed in a thick black border.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able, there is a small, dark, irregular shape that appears to be a scanning artifact or a mark. Below the table, the number 144 is printed.

京口爲江南名郡金焦北固諸山雄傑特起長江如襟帶出肘腋間磅礴鬱積發爲偉人自古然矣

國朝自京江相國以來名臣輩出戴氏爲潤州望族內而卿士外而封疆代有傳人潤鄰觀察生長是邦邃於經術著集經文賦稿卓然成一家言及奉銓來浙所在以實心行實政始終如一名公卿咸推爲經術節吏治方之兩漢循吏云方公之總理清賦局也力主分成量減及裁津貼之說讀減漕諸記詳審精密抒下情宣

上德藹然仁者之言先是我嘉善畝田空糧民困百數十年

公請奏裁大府允行仰邀

朝廷未有之曠典飲水知源宜何如感也

咸淵

自咸豐甲寅

秋司瑞安鐸是冬樂清土匪滋事縣城不守公以剿辦來甌
事既定招流亡恤難民訊釋脅從全活甚衆固已聞之熟矣
逾年宰桐邑軍書旁午收漕勘災於萬難措手中出以獨斷
民情貼服鄰境咸取法焉稱我鄉賢父母最彌又得聞之同
治乙丑守嚴州兵燹後瘡痍滿目公乃墾荒儲穀興學校建
祠署未一年百廢具舉嚴郡舊有九姓漁課由明至今五百
餘年遂力請於大府咨部裁革並令各漁戶改賤爲良而積

習爲之一變彌嘗讀宦游記畧得聞其詳然猶未及親見公之爲政也及丁卯夏來蒞溫郡日高春視事夕奏功皇皇若不及如故也於是修祠廟建山亭重整中東書院增廣膏火創造府盈餘倉儲備穀石以及嬰堂義學義塚各善舉經費靡不籌添所以爲教養計者罔弗周永嘉之相溪民情頑梗則議移駐同知守備於楓林俾官民相親潛移而默化之申請大憲見諸施行坐筵爲溫郡陋習又能革而禁之凡此實心實政如雨露不擇物而施如泉源不擇地而湧公嘗謂做一日官行一日事今實親見之而後歎公真不可及矣彌忝

附癸卯同年幸又爲所屬得見公治溫善政旣出所撰東甌
記畧見示言皆徵實以今準昔猶一日也所謂德被生民功
施社稷經術之效孰大於此他日建牙開府爲一代偉人爲
兩浙名臣是編特嘗鼎之一臠也敢述所聞見者質言之而
綴於簡末同治七年歲次戊辰冬十月嘉善戴咸弼謹跋

桐溪記畧

潤州戴槃澗鄰氏著

桐鄉禱雨記

桐鄉辦災記

桐鄉徵收冬漕記

接濟災黎記

保衛鄉里記

桐邑育嬰堂置田記

桐邑書院置田記

桐邑掩埋枯骨置田記

重修桐邑城隍廟記

重修桐署土地祠記

重修桐邑節孝祠記

重修桐邑養濟院記

附刻

乙卯入闈記 (一法)

浙闈叠韻詩 (一法)

捐送田地通詳文

補請立案通詳文

目錄

一

下金



7ER

桐鄉禱雨記

戴槃

余蒞桐鄉任之明年夏大旱五月不雨六月又不雨民以爲憂余乃虔誠步禱桐邑舊俗旱甚卽將各廟神靈聚集於惠雲寺院每日拈香祈禱士民觀者如堵再甚又將各神於日中之時聚於荒郊外作禱雨狀余步隨於後至其地則百拜稽首一日之內步行十餘里東西南北周歷各廟自朝至於日暮一而再再而三且桐邑各圖一百七十有三四境之神鄉人肩輿來城者更番迭至余罔不隨時叩禱凡行香後於士民齊集之所曉以常情喻以大義如家人父子聚於一堂

士民咸感余之誠古人云誠能動物豈不然哉夫天下不患
有頑梗之百姓而患無撫綏之良吏不患無感動之人心而
患無轉移之治術是年兩浙全旱嘉湖尤甚各地方鄉民藉
災滋事相繼而起大吏不能阻遏邑宰不能禁止嘉屬毆官
拆署層見迭出開災之始首秀水海鹽繼之平湖嘉善又繼
之其餘嘉興石門雖未滋生事端而鄉之人紛紛聚眾闖鬧
公堂亦復不靖惟余宰桐邑獨晏然無事余知下民感余之
誠而祈禱益急自丙辰五月下旬至七月中旬方雨余終日
禱求至於三無一間斷問之僚屬僚屬不能觀之耆老耆老

不能責之書吏書吏亦不能余乃於酷暑烈日之中奔走四
旬有餘而天始降甘霖俾地方不被全災雖不敢謂祈禱之
靈然亦可以對桐之民人而無憾矣是爲記

桐鄉辦災記

戴

天道不能有盈而無絀年歲不能有豐而無歉地方
患其偶然也歷考前人辦災之法按畝履勘標籤爲
之田必須認真確查以昭覈實其法良其意未嘗不
人之嫌繁瑣者或將田畝所有之災合一縣而均攤
者皆不足以爲法也丙辰年大旱桐邑被災最重查
歉至五分以上應行停徵緣近年來軍務倥傯兵餉
吏欲剔除災歉外將成熟田畝仍令照常完納而災
不爲之明辨焉桐邑鄉有六區十有四都三十有一

七十有三將欲按圖細勘非累月不能竟其事且一人之耳目難周奸民或因此買災書吏或從中舞弊余以爲按畝定災紛紜繁擾必參差而不一如欲矯其弊而統縣均攤則又苦樂之不均然則將用何法以辦之乎曰我行我法桐邑東西南北共十四區余乃分區親勘歷時一月酌量地勢之高下分別災數之多寡每區明定分數一一榜示萬姓靡不帖然心服而奸民不得逞其說書吏無所施其計書云以公滅私民其永懷是以令出惟行弗惟反也乃白諸上官上官不能爲予定此策商諸同僚同僚不能代予籌此事余執兩用

中惟求順乎輿情毅然獨斷行之不疑邑之人心悅誠服無異說焉鄰境之民間之均欲仿余辦法後嘉興石門等縣亦踵而行之於以見天下事不患無法而患立法之不得其當也是爲記

--	--	--	--	--	--	--	--	--	--

2

桐鄉徵收冬漕記

戴槃

豐稔之歲辦漕難荒歉之歲辦漕猶難浙省嘉湖地方賦稅之重甲於天下厯逢開漕時鄉民聚衆滋事者無歲無之是以大獄頻興而官之膺是任者咸惕然懼余蒞任桐鄉於下車之始首先整頓漕務書吏之玩法者治之士民之包漕者懲之是年完納冬漕較之厯任大有起色然此猶同官所能爲也若夫大旱之年照例應行停徵卽有成熟之田亦應並緩况桐邑被災尤重何能言徵乃大吏以京倉缺米兵勇乏餉令剔除災歉所有成熟田畝照數徵收余不能不仰體斯

意是時也人心洶洶羣相觀望嘉屬各同寅均已去任惟余獨留桐邑接辦此事桐邑介乎海甯海鹽之間被災情形相同此二縣均奉文停徵桐之奸民聞之竊思煽惑愚民妄希停止考之邑乘桐鄉田畝四十二萬有零地畝八萬有零余謂田有荒田地無白地卽以地畝計之應完漕糧八千三百餘石况以外田畝尙有成熟者乎並細訪情形富民所有田地田多而地少貧民所有田地地多而田少乃親歷各鄉剴切面諭示以分數責以大義俾其中曲折周知而小民乃其願輸將是年冬嘉興等縣均易新任小民紛紛聚衆者如故

嘖有煩言嘵嘵不已思欲罷漕上官不能勸止邑宰不敢催徵互相袖手絕無善策余乃毅然獨任首先提早開倉桐邑完漕向有公米民米之分正臘兩月二次開倉方能全納余悉令冬月同時完納未及兩旬而漕米均已登倉鄰縣之民聞之僉曰桐鄉人先公如此我又何抗於是各縣乃次第開倉百姓方肯照完是歲嘉郡各屬漕糧共計二十五萬石有餘均能如數徵足於京倉兵餉兩有所濟是誰之功與夫一邑滋事而各邑効尤一邑急公而各邑率從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也余曰顧國計尤不可不恤民生獨請於大府將

應完漕米內截留數萬石以爲兵米之用余於收漕時先將
殷戶完數之多者概令完納其餘小民無力完納歸入南米
俟麥熟後再徵國計民生兩無妨礙大府以嘉郡辦漕不致
再生事端者皆余桐邑倡首辦理得宜之功登諸薦牘余喜
桐之人爭先完納俾嘉屬之人相率而爲善良也是爲記

接濟災黎記

戴槃

咸豐丙辰夏大旱桐邑被災最重收成歉薄

朝廷撫恤災黎向有大賑緣軍政倥偬募兵輸餉度支日絀未敢籲請入奏頒發帑金邑中因辦接濟以紓民力邑有募化千金保甯清風永新梧桐六鄉爲里二十有一爲都三十有一地勢肥磽不同高下不等乃擇被旱較重之區分圖勸辦余首出錢五十萬并勸城鎮殷富竭力助輸共積錢數百萬米數百石遵循舊章舉事自丁巳二月以至四月編查戶口按月散給於是災黎貧戶不至啼飢粗糲藿食以待有年

之穀非敢詡爲富鄭公之善策然亦一時救荒之術邑之賢
主大夫相與有成也是爲記

保衛鄉里記

戴 槃

稂莠不除嘉禾不植除暴非以示威也所以安良而已嘉郡與蘇州接界又與湖郡相鄰桐邑則介居其間風鶴易警余咸豐五年十月到任六年春甯國失守江南告警各處土匪蠢然思動將欲攘外必先安內故勸辦團練爲救時之要策而又思練勇藉事生風反致驚恐吾民且慮富者因此遷移余出錢二十萬置備器械旗鈴以防不虞並另選幹役數十名作爲練勇捐廉按日散給口糧分布城鎮授以機宜並查拏匪黨聲色不動得保閭閻於又安自春徂冬又用錢八十

萬初未嘗勞民之力傷民之財也夏四月間有土匪結黨拜盟立捕數人餘悉解散六月旱鄉鎮聚衆攫食謂之坐飯此風行於嘉湖由來已久桐邑尤甚或則婦女幼孩千百成羣以爲殷戶莫可如何長官亦難禁止余擇爲首之婦女懲辦一人以警大衆而此風遂息邑有土棍徐坤源者號爲惡魁在鄰境叠出巨案前宰是邑者稔知其惡因附從者衆恐激成事端未能拏獲徐怙惡不悛愈逞鬼域余於是年冬十月訪其蹤跡密懸賞錢十萬購線徐遂就縛歸案審辦蓋一方之巨蠹旣除而善良得安於里井矣是爲記

桐邑育嬰堂置田記

東門外新橋西育嬰堂創始於乾隆六年知縣人汪兆鰲嗣後遞有助產出資者賴以久而不外收養人數無多余自蒞任後恐有遺棄嬰孩養但經費不足余出錢百萬置田百畝名慈幼計每年所入之費可多收養數十人夫育嬰堂也年月有司事編號註冊哺有乳婦病有醫小嬰兒生不能自育得以翼而長之此仁政也康子矧茲啼笑甫形不猶爲惻隱之所繫乎古人

長不折騶虞蒨苗載於風詩人爲萬物之靈詎可令其天札
孔子曰少者懷之此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之意也故多收養
一人則免一人之拋棄多收養數十人則免數十人之飢寒
余置田之意正未有已也是爲記

桐邑書院置田記

戴槃

書院者廣學校之教所以考德行道藝也桐邑有分水書院在青鎮乾隆丁未邑人沈啟震實始創建知縣郭君文置几案孝廉徐以坤置田三十畝歲久蕪穢棄去於是山長無修脯之資諸生鮮膏火之費近年月課獎銀無多課藝寥寥山長束修由縣備送每年僅及百緡恐久益廢弛士氣爲之不振余自蒞任來以培養人材爲急務常進諸生教以通經致用行文必宗經立義無爲空疏纖靡之文並以余書經集句文賦稿各授一部以爲法程諸生讀余之文頗躉余言於是

枕經旂史皆知門徑而肄業書院者頗有佳作余迺出錢百萬置田百畝有餘通詳立案戶名曰敷文堂亦望邑人踵起而增之也余之始蒞也下車觀風凡以文來質者皆有獎贈今去任之日更出洋銀三百番擇孝廉諸生之寒苦者而分給之非以示惠也余更有望焉桐邑先賢有輔漢卿者實得朱紫陽之傳以爲後學式嗣後忠孝儒林文苑彬彬可考讀聖賢之書習聖賢之言當遵先則古仰承

聖天子棫樸菁莪之化人才蒸蒸日盛豈不美哉是爲記

桐邑掩埋枯骨置田記

戴 槃

古人掩骼埋胔爲仁政之大端况爲民父母者乎桐邑舊義塚地在邑厲壇側及附郭東南二里又皂林鎮青鎮募化鄉千金鄉濮院皆有焉然歲久叢葬幾無隙地又境內皆種植農桑少曠土是以貧民每棄棺於荒郊余下車之始首先勸令民間將浮厝之棺悉令營葬貧民無地者必爲之購地以歛遺骸今出錢百萬置田一百畝通詳立案將所得之資歸於育嬰堂兼管不另設一堂經理其事以節費也逐年收埋可期久遠矣夫死者之於生者其父母耶其兄弟耶其夫婦

子媳耶皆關骨肉之至親生既同其室死不能斂其形甚至
爲烏鳶所食糞貉所殘蚊蚋所姑嘍斷未有不傷心慘目者
特限於其力生者不能餬口將填溝壑之不暇故因循浮厝
不使死者安窀穸耳葬之爲言藏也所謂老有所終者此也
誠得司土之吏與邑士大夫諄加勸勉則澤及枯骨余猶望
於後之君子也是爲記

重修桐邑城隍廟記

戴槃

城隍之祀其昉於三代乎古者八蜡有水庸說者謂水者隍庸者城也然古今之禮不同神之所司亦異唐令天下道祀始崇城隍之名明制皆封爵都會曰王郡曰公縣曰侯伯實命以守土之司以陰翊教化凡水旱疫癘維神是鑒故獄訟有疑不決者宿而禱焉奉祀弗虔是有司曠厥職也桐邑城隍廟在縣治西北一里明宣德五年析崇德地置桐邑知縣趙君中實建茲廟厥後遞有增修迨乾隆丁酉知縣潘君安智廣拓規模殿宇宏壯咸豐乙卯八月祝融告警正殿後寢

一炬而燼余十月蒞任後捐資五十萬錢勸諭城鎮共出資
錢數千萬鳩工庀材丙辰八月正殿落成丁巳秋寢宮亦就
廟貌巍巍棟宇邃穆更盛於前余懸額曰馮依在德誠以神
之與人所謂陰陽表裏者也夫治民以仁事神以敬故神饗
而民福此司土之責也自今以往雨暘無愆期人民無夭札
獄訟無枉濫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豈俟夫鐘鏞之
設酒醴之陳然後祭神如神在哉余願與後之守茲土者共
勉之是爲記

重修桐署土地祠記

戴槃

桐署有土地祠者不知創於何時相傳以爲靈感凡遇獄訟有疑不決者宿而禱焉卽示以夢其靈驗如此前邑宰崔君爲余言之詳矣余自臧豐五年抵署捐資五萬錢重加修葺奉祀維虔嗣後每逢朔望減上香焉是廟也建於署內之西首殿宇狹隘旁有附屋丙辰冬十月役人不謹夜半旁屋火起烈焰甚張是屋在廟側逼近衙署止房其時滿署人心皇皇見火光外灼咸以爲不可撲滅余乃禱於土神前火旋滅衙署廟宇均各無恙閱日演劇以酬之余乃感神之有求

必應而靈莫靈於此矣夫神之與人惟德是依有司德不足以感神而神若無靈有司德足以感神而神愈顯其靈聰明正直而爲神神靈不同其靈感則一依人而行者也上古五行之官皆祀爲神勾龍司土也神爲后土詩云濯濯厥靈其桐邑土神之謂與而余更加敬焉余自蒞任後大獄未興人民無天賊氛逼近而地方之安堵如故雨澤愆期而黎庶之安分如故兩載以來災警頻仍而四境雍熙萬民和洽若相安於無事之天未始非斯神之所庇佑也余乃報政成樂神惠焉是爲記

重修桐邑節孝祠記

戴槃

四德莫大於節百行莫先於孝

朝廷旌門有典專祀有祠俾春秋三仲上戊奉俎豆潔粢盛所以厚人倫正風化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然則膺民社之寄者詎可忽諸桐邑節孝祠在縣治東肇於雍正三年知縣事陳君大慶擇明賢令曾君士彥祠基創立歲久傾頽乾隆壬寅知縣李君銓重修門堂呂君爾禧許君恂踵其成迄今六十餘年祠圯祀廢邑之紳士耆老盡然傷焉余蒞斯任讀徐始豐稿元末有禹淑卿者苗獠之亂投水死又讀貝清江集

明有濮彥仁妾龐氏唐氏自縊死未嘗不喟然太息自是厥後或夫死身殉或守志養姑教子載於志乘班班可考近日以來節義踵起凡志乘所不及書旌表所未及加與紳士大夫且將採訪而表揚之而顧使已列祀典者祐主委棄棟宇摧殘不獲灌鬱鬱獻祝帛久將無所稽焉非守土者之過乎余滋懼甚乃出錢五萬倡議興修凡節孝後裔感余之意踴躍助輸共得錢四十萬鳩工庀材輪奐一新迺於咸豐七年八月初三日舉行祭祀肅肅翼翼如也余考會典春秋每年祭祀銀五兩八錢一分七釐余更出廉銀六兩以爲祭費嗣

後春秋永定爲例是余區區盡職守之心願與紳士大夫共
守之也是爲記

--	--	--	--	--	--	--	--	--	--

17

重修桐邑養濟院記

戴槃

城西門內舊有養濟院凡孤貧老民收養之以終天年舊志稱前後四聯共屋二十餘間養老民五十名爲額自乾隆八年迄今歲久傾圮老民外住者多在院者少余懼其漸歸廢弛將有名無實也余出錢二十萬以爲修葺之用賴邑之紳士大夫踵而成之夫王政在善養老古有國老有庶老有鄉飲酒之禮今禮文雖存幾成故事然老民之有子弟者教以孝弟雖貧猶不至凍餒若老而無子自獨則無以爲家其親族鄰里絕無可依使無以收養之則此鮐背耆老之人不將

委於道乎是天生之假以餘年而人促之絕其生路也夫老者必多疾有瞽者有跛者有聾聵者皆當矜憐而撫恤之故病則有藥死則有棺余之殷然於此事亦振頽起廢之一端也是爲記

乙卯入闈記

戴槃

咸豐乙卯秋舉行鄉試適余自樂清辦理軍務事畢還省後
卽派入闈余生平嗜文字自癸丑秋行抵江北留營辦理團
練至乙卯樂清事竣將及三載武事畢而文教興余得與乎
其間心竊喜焉獨念爲是事者亦大不易兩浙爲人文淵藪
英才畢集不下萬餘人闈中同校者十六人每房分試卷六
百有餘則例云三卷薦一五卷薦二遵是例也應薦二百餘
卷豈不難乎余自分卷以來晝夜校閱凡有可薦之文不問
典試者之好尙靡不呈薦是以同校諸君薦卷皆少而余獨

多其餘未薦各卷亦復重加校閱至於再三而後已焉蓋可
信者人事也而不可知者天命也余亦盡余之心而已而此
中更有奇焉者余在樂清辦理瞿逆謀犯一案因同謀之人
名列膠庠者不少每與同官言曰今歲賓興溫郡士子如能
中式一二人可以鼓勵衆心俾地方不致再生事端余所望
也同官曰溫台等郡歷逢鄉試中數寥寥或數年而一申焉
或十數年而一申焉此乃不可必得之事余聞其言而不敢
過望迨至榜發日揭曉大半溫台處三郡中式者無一人余
更無所望矣及填至七十有三名溫州瑞安劉生竟獲邀中

卽係余所薦之士諸同官對余言曰一念之誠可格上蒼其
斯之謂與余謂人心卽天心也是爲記

--	--	--	--	--	--	--	--	--	--

17

17

捐送田地通詳文

詳請立案事竊照

卑職

承乏桐鄉於茲兩載凡地方公事有

裨益於士民者無不盡心籌畫查桐邑向有分水書院爲生

童肄業之所育嬰堂爲收養幼孩之地又桐邑風俗暴棺於

野延不掩埋甚至有以火葬者以上三事

卑職

於撫字催科

之外細爲採訪知書院之膏火獎賞經費無多知育嬰堂之

養育撫綏經費不足並知民間之棄棺不葬一由於野無曠

土一由於貧無葬資當經

卑職

勉捐廉俸錢三千串置買田

地三百畝零每處各捐田地一百畝零發交各司事經營並

分別註冊立戶由各司事收租完賦作爲各處費用仍飭各
司事議立規模於年終將經手進出各款呈縣備案以昭覈
實誠恐事難垂久有初鮮終善舉廢弛仍無實濟思維至再
理合備文呈詳仰祈

憲臺察核俯賜立案實爲公便爲此備由具申伏乞照詳施
行

咸豐七年八月 自詳

咸豐七年十二月奉

府憲札轉奉

撫憲晏 批桐鄉縣具詳分水書院並育嬰堂及掩埋經費不敷現捐廉俸三千串置買田地三百畝交司事收租完賦作爲各處費用呈請立案緣由奉批捐錢置產以作書院嬰堂以及掩埋經費洵屬善舉據詳前情仰布政司迅卽核覆飭遵此繳等因除呈復並於縣詳批示外合行札知札府卽便轉行遵照批飭事理督令各司事妥議規條務垂久遠仍將收支各數於年終造冊送司查核毋遲又奉

藩憲徐 批該前縣戴令捐廉置產作爲書院嬰堂掩埋三款經費之用俱屬有益地方嘉惠士林之善舉洵堪嘉尙現

奉

撫憲批示仰嘉興府查照另札遵行飭令各司事設立規條
務垂久遠切切此繳又奉

臬憲段 批該前縣戴令詳分水書院等經費不足捐廉置
產買田詳請立案由奉批仰嘉興府核飭立案仍候

兩院憲暨

藩司核示繳等因奉此合行轉飭知照嗣奉

巡道憲葉

批據詳嬰堂書院等處經費不足該縣捐買田

產洵爲好義可嘉仰卽飭令各司事妥爲辦理毋使日久廢
弛切切此繳又奉

糧道憲王 批據詳該縣地方書院嬰堂經費不足且民間
有棄棺不葬之風業據捐置田畝以資各項經費具見盡心
民事殊堪嘉尙仰將議立規條及經手司事姓名開摺呈候
核奏毋稍遲延切切此繳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empty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a header row.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The header row is located at the top of the table, and the remaining rows are empty. The table is enclosed in a thick black border.

117

補請立案通詳文

爲補請立案事竊照

卑府

前在桐鄉任內捐廉三千串置買

田地三百畝零以爲分水書院育嬰堂及掩埋枯骨經費於
咸豐七年七月申詳

前撫憲晏暨

糧道

憲均奉批示在案當飭經書魏學治協同

各董經理其事將田畝坐落圖分細數並佃戶姓名完米完
錢數目造具清冊呈送由各堂司事逐年收租以歸公用在
案現經兵燹各衙門冊卷蕩然無存茲特將原詳並奉

前憲批示鈔錄一紙補請立案所有田畝坐落圖分細數以

及各佃戶姓名另鈔一冊札發桐鄉縣轉飭原董經書查照冊開按圖稽核清楚仍令各堂司事酌量收租歸公應用理合備文補詳仰祈

憲臺察核俯准立案實爲公便爲此備由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同治三年十一月 日詳

同治三年十二月奉

署理藩憲楊札轉奉

護理撫憲蔣批該守詳補送前在桐鄉縣任內捐置田地作

書院嬰堂掩埋三款經費原詳並憲批詳請備案等緣由奉
批布政司飭卽照錄原捐田地坐落畝分及佃戶姓名細冊
呈送備查並飭現任桐鄉縣將所收租息支用經費各數按
年造冊通送核銷勿任違延此致鈔詳存等因奉此查據該
守並詳到司除批示並札飭嘉興府轉飭遵辦外合行札知
札到該守遵照卽將原捐田地坐落畝分及佃戶姓名細冊
鈔錄一分逕送

撫憲另鈔一分送司查核毋違又奉

署理藩憲楊 批現據該守詳奉

護理撫憲批行到司仰卽查照另札遵行繳又准嘉興府許
移開轉奉

代辦臬憲林批貴府稟前在桐鄉縣任內捐買田地以作分
水書院膏伙收養嬰孩掩埋棺骨經費之用現經兵燹冊卷
蕩然詳請立案等緣由奉批希嘉興府轉飭鈔詳立案並移
該守知照仍候

撫憲批示此復又奉

兼護糧道憲薛批已札飭桐鄉縣將所捐田地按圖稽查
交各堂司事收租歸公矣希候

撫憲批示此覆

自古通經致用三代下西京最多如賈長沙董江都匡鼎來
劉中壘諸公皆本經學爲經濟其議論文章照耀史冊他如
文翁治蜀龔遂治渤海張敞治京兆教養黎元咸以經術飾
吏治爲兩漢循吏冠黃霸治潁川亦深得吏民心至天子下
詔褒美賜一丈車可謂盛矣乃一登相府名譽遂減說者謂
經學疏也公孫宏以對策躋大位經生譏其曲學阿世此又
經術未純也戴崇從學張禹說經奪重席世稱其愷悌多智
得與後堂絲竹師亦重其爲人此又敦行誼而非專以經學
顯也然經學之重於古如此當今荒經蔑古大率皆空疏謏

陋間有能詩文名通經者試以吏治無論古之循良政績莫能舉也卽薄書狀判亦惛然莫辨無怪乎以異途進者輒譏經生爲迂濶而遠於事情嗚呼通經豈若是哉丹徒戴澗鄰觀察起家縣令初宰我桐鄉以實心行實政百廢具舉百姓愛之上遊重之

憲采

屬部民時幕遊江蘇偶一旋里晉謁知

非風塵吏也人皆知其文賦本於璧經風行海內羣艷稱之而不知其吏治之善皆由經學中來今公已擢升監司攝篆陸州

憲采

於分水權鐸又以屬吏謁公見公名位日隆勳德

日懋而起居簡泊言論藹如仍是宰桐時書生本色此內重

外輕經學之力也益嘆公真不可及矣退而得讀其宦遊記
畧大半記宰桐時治蹟皆憲采所耳熟能詳且嘗身受者也
其中如禱雨救荒養濟育嬰保衛鄉里皆養民善政也掩埋
書院置膳田重修節孝祠皆教民善政也夫諸善政皆以實
心實力行之卽擬諸兩漢循吏誰不謂然今雖遭浩劫善政
至今尙存士民猶謳思不置嘗謂吏治之壞一壞於資郎以
市道治一壞於書生以迂疏用彼此環相笑而民生日困倘
得如公者數人分布於監司郡守間以身說法督勸吏治吏
治日有起色民生亦日有生機乎余讀公之書有以見公之

心因跋數語以告世之實心爲民者同治四年乙丑嘉平月
桐鄉孔憲采謹跋

義
順
承
美

紀
畧

川父
署





石古山房藏

六年時照小城曉黃



六十述懷

少壯功名願莫償，中年哀樂夢荒唐。
鬢邊已見千絲白，膝下終添兩口黃。
四海浪遊空負腹，萬方多難始還鄉。
老圃秋空淡，敢信黃花晚節香。

壬申九月三日

無知道人占



自韻小思

元龍豪氣盡銷除
畢亮今吾遊
故吾時事日非人
漸老鏡中真
復好頭顱

冬十月七日拍彩

曉城



義烏兵事紀略序

民國十九年余奉檄權義烏甫下車卽知有黃紳曉城者畜道德能文章邑人多所傾慕旋以久客武林未獲瞻仰遂置之今春二月聞其挈眷旋里造廬訪問覺言論丰采迥異恆流不失爲是邦翹楚惟其人略有涯岸非公事不入偃室蓋有古澹臺氏之風月之上旬翩然過我把晤之頃出其所輯義烏兵事紀略一書囑余爲序余受而讀之知上起北宋下迄有清凡歷代兵事之與義烏有關者無不備載蓋義烏志書年久失修自前清嘉慶以來邑中屢遭兵燹未有記載卽嘉慶以前舊志所收每多掛漏是編敘述詳明攷訂精確上可補舊志之缺略下可爲新志之權輿誠此邦不可少之書也或曰一邑之中六官並重兵刑錢穀何事不可記今獨以兵事爲言毋乃狹隘殊不知治國之道首在安民地方不甯干戈並起人民將救死不暇尙何興革之足言余奉命守土於今三年國家新政迭頒固已推行盡力而團防保甲勤加訓練不敢稍懈於一

息者亦正慮夫武備不修必不足以言文治也黃紳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其著述何止於此而乃兢兢焉惟兵事之是記蓋欲其書一出俾當世士夫之見之者知所儆惕前車在望後事可師思患預防綢繆未雨非僅如趙括馬謖之紙上空談已也黃紳年屆六旬精神矍鑠邑人士欲爲稱壽皆峻拒惟是編急於付印并擬分贈諸友以爲紀念余甚嘉之蓋人生不滿百年生既無裨於人死又無傳於後縱壽臻耄耄奚啻虛生黃紳以是編傳世壽固無量名亦不朽正不必假稱觴祝嘏以爲樂也是爲序

民國二十有一年十一月義烏縣縣長桐城章松年柏如甫拜撰

義烏兵事紀略序

黃曉城先生以所著義烏兵事紀略一書示余屬爲序其端余受而讀之服其善敘事理簡而賅直而核信良史之才也其述洪楊時義烏西南二鄉忠義之士捍禦鄉里之勤與夫殺敵攻守之奇則雖左氏之善談兵者亦蔑過焉至東陽諸生許都磊落瑰奇任俠自喜固一時之傑也嘗思奮而自効國家不能用其才卒令叛誅餘黨散漫流毒於東陽義烏二邑間亘十數年不可爬梳先生爲論特深惜之則又與史遷之傳游俠同而用意較之尤遠矣嗟乎使天民之尤者皆得以自見其才則天下之亂將無由作而生民之禍亦可免矣世之在上位之君子得先生此書而覽之其有所感乎其無所感乎

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

義烏縣法院院長青田徐體乾謹序

義烏兵事紀略序

余友黃子曉城久客武林負時名間從袞袞諸公遊冀得當以報國既而見微知著嘆身世之相齟柄也乃收視返聽頗思有所述造以自見於後世于是而多病之身饒有閉戶著書之歲月矣客冬避難旋里過我時自言衰病餘閒曾爲先文獻公撰年譜并輯有義烏兵事紀略一書均次第脫稿爲嘆慕者久之然未獲見其書也今秋重九後三日忽命其猶子昌熾送所輯兵事紀略來亟發而讀之自宋而元而明而清起睦寇之陷婺詔粵匪之蹂躪吾烏其間計凡二十四則二萬四千餘言都爲一冊每則綱舉目張凡嘉慶志所諱而不書與書焉而有不實不盡者則爲之旁俾博引以證明其事細味之但覺其詳略適中本末條貫凡所敘述莫不犁然有當于余心間加結論以發揮己意其所尤感慨係之者如論張許輩時事真足破腐儒井蛙之見而平千古英雄之氣無知氏其深得史遷遺意者歟至末附鄉先生詩詞存其詩以存其事亦自爲不

可少者嗟夫纂者當道議修浙江通志暨義烏邑志余前後奉委採訪于兵事一門亦略思留意而囿于見聞迫于時日草草應命貽挂一漏萬之譏視黃子所輯蓋天淵矣而來書自視欲然且索余序其祗增余羞澀也哉
中華民國二十又一年秋九月

世愚弟樓炳文謹序

題詞

滿江紅

誰寇誰王論成敗不論功業休藉口西周伐紂南巢放桀草澤英雄隨處起侯
門仁義臨時竊四千年堯舜不重來空追憶 偉人出小民劫風雲變鬼神泣
痛河山破碎乾坤改色一襲黃袍纔到手萬家白骨先成雪問何人灑淚紀興
亡尼山筆

壬申八月

無知道人自題

書成再題

饑驅寒迫牛馬走十 朱顏成白首老來無用歲月閒一編珍重千金帚

例言

一 義烏在萬山中非用武之地本無兵事可言然歷代以來凡規浙江者必先爭衢嚴次及金華以其地爲上游故也我義烏卽爲通上游之間道故大軍往來潰卒奔竄趨捷徑者在所必經

一 兵事之興或關全國或涉數省或牽動數郡決非一鄉一邑之事也是編仿紀事本末例於本邑兵事外略敘前後起訖俾閱者知當時大勢

一 兵革之亂莫甚於五季而吾邑版圖隸於吳越頗稱安謐偶有小亂亦旋起旋滅無關重輕故是編始於宋迄於清宋以前文獻亦無徵矣

一 是編於紀載兵事外間及忠臣義士孝子節婦殉難事蹟非表揚也以一代兵燹無書可徵惟忠孝節義各列傳中略有敘述故借此以證明耳閱者勿謂其掛漏

一 粵匪入寇屠殺之慘亘古所無吾鄉百里提封幾成赤地事平而後痛定

言
思痛在身受者見聞較切應有詳悉記載以示來茲乃自咸豐辛酉以來縣志既未重修私家又鮮著述遂使彌天浩劫日久遺忘此非吾黨之過歟庸敢彙探羣書訪問故老苟爲事實所在無不筆之於書未敢浮誇亦不喜苟簡俾後之閱者有所徵信云

一
卷末附錄詩詞非好文也以洪楊之亂無專書紀載僅於諸先達詩文稿中散見一二故雖片紙隻字凡有關於粵匪者必盡錄之以當詩史惟朱竹卿詩謂辛酉九月陷義烏樓芸皋詞謂辛酉五月廿五日破金華未免有誤本編已別爲攷正餘皆原文不敢妄竄一字

義烏兵事紀略

邑人黃 侗曉城甫輯

宋

宣和三年辛丑陸寇方臘陷婺州見金華志諸屬邑先後從亂見東陽志

方臘睦州青溪人今嚴州淳安縣世居縣之場村託左道以惑眾縣境梓桐幫源

諸洞皆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

漆園爲造作局所酷取時徽宗無道蔡京父子用事嘗征花石於民蘇杭設造作局以朱勔爲提舉臘怨之而

未敢發時吳中困於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勿忍陰結貧乏游手之

徒以誅朱勔爲名遂作亂不旬日聚眾數十萬於宣和二年十一月朔戊

戌起兵陷青溪見宋史三年正月二十八日陷蘭谿見蘭谿志同日陷婺州見金

華光緒志義烏何時陷無攷時有邑人趙權者以才氣自喜詣大將楊維忠請

獨當所居永甯鄉一面而以官軍分布縣東西南三鄉連破青口光明上



青諸洞生擒其洞主乃令鄉里協力固守北鄙而已則部署槍杖手四出

殺賊事平安撫使劉翰上其功於朝補迪功郎充本縣尉何渠亦詣楊維

忠獻策平寇吳圭自京師還聞青溪寇陷杭州轉由海道歸距家僅一舍

為寇所殺見嘉慶志浦陽梅節愍公志其墓云宣和二年冬圭待次京師

少習為儒不得志去習武藝而精平居飲酣無所施其勇動數近刑輒幸

得脫圭實遇之歸致此人盜不足平矣時大防方馳保圭家自言當殺身

以報圭恩而圭弟待之不禮因謝去自護其所居左右鄉盜無一敢

近既而破滅數十洞殺獲不可勝計苟使圭在鄉里不出出而亟歸必大

捐金收召武勇而得屠為之倡威遠近盜必不敢窺守令必不逸他

盜必不起矣按申居大防東陽人精戡法特為偽通誘人追之背手取賊

其捷如神時奉命權東陽縣事擒方臘燕女寇某仙姑事見東陽道光志

江南稱大叢林有佛殿僧舍千餘楹至是被焚見嘉慶志是年三月朝廷命童

貫譚稹率兵討之前鋒至清河堰臘遁還青溪幫源洞衆尙二十萬與官

兵力戰而敗深踞巖洞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

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搗其穴格殺數十人庚寅擒臘出時忠州防禦使

辛興宗鎮兵截洞口掠爲己功

宜和遺事謂爲王章及辛嗣宗楊維忠所擒

臘之亂凡破六州

金衢嚴處杭歙

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餘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於林

中者相望百餘里

見宋史

無知氏曰方臘之亂雖震動一時而義烏遭難否史無明文今攷志乘賊黨之盤踞官兵之布防民團之自衛聞人之被殺叢林之焚燬則其紛擾情形已可概見史稱婦女被擄縊死林中相望百餘里平民被戕幾二百萬吾鄉去睦不遠其能免耶惟紀載無專書時過境遷遂亦忽然忘之矣

悲夫

德祐二年丙子元兵過境

德祐間元兵下臨安浙東諸郡以次陷沒永康章墳與其弟暨傾家募忠勇得義兵數千收復婺城制置使李鈺以聞授墳直秘閣元兵大至迎戰於丁鼠山援絕城陷墳與暨皆死又東陽胡德廣募忠勇櫻城固守婺州

破元兵及境德廣迎戰被獲不屈死妻朱氏自刎
見徵獻略本傳元兵自婺州趨東陽非經義烏不可雖史無明文亦書之

無知氏曰元兵南下入境與否雖不可攷而王忠文集喻氏家傳謂喻母石氏於元兵南下亂離之際以白金千餘兩窖藏之則元兵入境已有明徵而邑乘絕無紀載忘之耶抑諱之耶蓋臨安既陷崖山未沒趙氏遺裔節節南退由浙而閩由閩而粵而蒙古兵亦復步步南進吾鄉既爲上游間道蹂躪之禍其能免耶惟元祖旣已定鼎吾邑亦歸版圖修志書者恐犯忌諱不敢直書耳然歷代志乘不足憑信類如此

元

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三月庚辰朔台州賊楊鎮龍寇東陽義烏浙東大震諸王昂吉爾岱時謫婺州率兵討平之

見金華志光緒志

楊鎮龍甯海人嘯聚台州與東陽玉山接界踞爲巢穴自稱大興國破東

陽焚燒廬室殆盡繼趨義烏猝與官兵遇不戰而潰執鎮龍殺之見東陽道光志

及先民傳邑人喻高家素豐篤友于鎮龍入寇家人咸逃匿山中會母與兄相

繼死殯在堂高徬徨不忍去號哭竟日夜乃斂金帛置兩柩旁寇至奉以

為質告之曰吾所以不懼死而惜此者巧以全死者耳情詞懇切寇相顧

駭愕勿為取且以善言撫慰之而去人與柩皆無恙而金帛固在莫知何

以致然也見嘉慶志又朱環女名壽金華戚象祖妻鎮龍反攻婺州為浙

東宣慰使史弼捕獲人名與金華志不同俟攷鞠其反狀時環有亡奴在械中怨環欲

誣環出資助鎮龍吏怒寇甚凡獄詞所引必盡殺乃止環子元疾病不能

起視壽泣壽曰昔縱縈能救父命我獨非人耶乃走告法曹馮耿賢曰妾

父無罪亡奴欲誣以不道倘事不得直一家枉作泉下鬼聞君素長者獨

不能相活乎言訖淚如雨馮怒曰此事豈汝女子所知壽祈益切馮為側

然良久曰爾但歸吾知所處矣明日使吏椎碎奴口不果誣見宋謙集及嘉慶志

至正十四年甲午土寇竊發縣治燬見嘉慶志

至正間里中豪猾徐甲嘯眾為亂縱火焚縣治剽掠村落勢甚張邑人丁

廷玉散家資率民兵捕斬之鄉里賴以安事聞授武義縣教諭見嘉慶志按先民傳

丁廷玉受業於石一旅之門武義縣醫學教諭卒年七十餘

十八年戊戌十二月甲申明太祖下婺州先令胡大海取蘭谿陷浦江已乃親

提師旅從義烏入嘉慶志稱太祖兵從義烏入無攷

明兵入浙朱文忠胡大海鄧愈先取建德三月丙辰改建德路為嚴州府次取浦江六月癸酉

次取蘭谿十月辛未據蘭谿光緒志為壬午與元史不合十一月甲子太祖以胡大海兵圍婺州

久不克乃自將親軍十萬來攻自建康來十二月甲申破之改婺州路為信越府以王宗顯知府

事禁軍士剽掠開郡學延宿儒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敦良為學正吳沉徐厚為訓導許元葉瓊胡翰汪仲山等皆被徵時張士誠兵

據諸暨十九年正月戊戌胡大海攻諸暨萬戶沈勝以衆降改諸暨州為諸全州以謝

再興守之四月癸酉胡大海攻紹興軍至蔣家渡遇張士誠兵擊敗之見元史先

是邑人王仁集鄉人保縣境吳文秀壘石爲砦保鄉里迨明兵攻紹興取

會稽先後從征又土威與其弟永和益之率衆從戰有功後封武定侯見嘉

慶志本傳惟年月與史不合邑人從征賈明善妻宋氏名髮宋聞西兵擣

蘭谿與其夫避浦江城竇山中未幾鄉民嘯聚倡亂殺人亡匿灌莽中爲

游隊所得拙銀條求脫不得將亂之因以計給至深潭側躍入死時戊戌

十一月十四日也見嘉慶志宋謙集同時張士誠稱吳王明太祖稱吳國

言明兵亂故稱西兵云

二十二年壬寅三月張士誠弟士信率兵圍諸暨守將謝再興告急於嚴州朱

文忠使牒者揭榜於義烏古朴嶺揚言徐達邵榮領大軍至嚴州尅日進擊士

信兵見之果驚謀夜遁見元史古朴嶺當爲布穀嶺之訛俗稱鷓鴣嶺與浦江近

先是金華守將胡大海爲叛苗將英等所殺士誠聞之遣其弟士信率兵

萬餘圍諸暨爲謝再興擊敗士信憤益兵攻城再興慮不能支告急於浙

東行省右丞朱文忠時金華叛寇初定而嚴州逼近敵境

張士信

處州

為叛苗所據文忠自度兵少不能應援聞邵榮將至

太祖命邵榮平處州

乃與都事

史炳謀曰兵法先聲而後實今諸全被圍日久寇勢益盛而我軍少非謀

不足以制之今邵平章來討處州宜借以張聲勢亦制寇一奇也乃揚言

徐達邵榮領大軍至嚴州尅日進擊使牒者揭榜於義烏古朴嶺士信兵

見之果驚謀夜遁時為同簽胡德濟德濟大子密與再興謀癸丑發壯

士開門出擊大敗之

見元史

無知氏曰明太祖下婺州延宿儒設郡學宋濂王禕等皆被召開國之初

即重文教識者知其帝業必成也殊不知張士誠在吳中禮賢下士不亞

於太祖破諸暨即召楊維禎至幕府禮遇備至惟維禎尙風骨不樂就且

賦詩諷刺謂其屢受元室之賜仍懷異志於人為負情而士誠優禮如故

其度量恢宏有如此若遇太祖則維禎之頭不在頸上矣觀太祖定鼎後

775

竄宋瀛於茂州死王禕於滇南殺蘇伯衡父子

此四公皆吾婺人故書之其他無故被殺者何可以

計數其刻薄寡恩殘暴不仁雖桀紂不是過乃天有私覆地有私載一成一

敗王寇異名吾爲太祖幸不能不爲士誠惜焉昔太史公爲項羽作本紀史家無此例而馬遷竟爲之夫亦有痛心於其間歟

二十三年癸卯九月明諸暨守將謝再興叛降張士誠以兵寇東陽壬午李文

忠自嚴州驅銳卒遇於義烏擊敗之

見東陽道光志本邑嘉慶志稱謝再興據義烏不合

先是謝再興守諸暨用左總管靡萬戶二人爲腹心二人常使人販鬻於

杭州太祖知其陰洩機務擒二人誅之召再興赴建康而以李夢庚總制

諸全軍馬太祖以再興長女妻兄子文正幼女適徐達恩義甚厚因命還

守諸全再興以夢庚處己上憤憤不樂遂叛殺知州樂鳳執李夢庚陳元

剛等奔紹興降於張士誠九月以士誠兵犯東陽左丞朱文忠率兵禦之

部將夏子質郎中胡深爲前鋒與其兵遇於義烏戰方接又忠自將精兵

橫出其後擊之再興大敗遁還

胡深因建策以諸暨為浙東屏藩諸暨不守則衛不能支請去諸暨五十里於五指

山下梁城分兵戍守又忠從之未幾士誠將李伯昇大舉來寇兵號六十萬頓於城下城堅不可拔乃引去見元史按浦江光緒志稱諸暨全新城在

下界牌

二十五年乙巳二月張士誠將李伯昇挾明叛將謝再興圍攻諸暨之新城守

將胡德濟告急於嚴州朱文忠率兵抵義烏據龍潭擊敗之

按龍潭當為龍潭口在北鄉大陳村

興浦江連界

二月內子張士誠憤諸暨之敗集兵二十萬遣其將李伯昇挾明叛將謝

再興攻諸暨之新城置陣延亘數十里造廬舍建倉庫預為必拔之計且

分兵數萬據城北十里以遏援兵守將胡德濟堅壁拒之告急於嚴州朱

文忠文忠遣指揮張斌元帥張俊率兵出浦江遙為德濟聲援士誠又以

兵自桐廬溯鈞臺窺嚴州文忠命以舟師拒之未至而千戶謝佑為其伏

兵所執諸將皆恐甚文忠意氣自若分署諸將各為備禦以何世明袁洪

柴虎居守自率指揮朱亮祖等馳救

見元史

甲寅至浦江丁巳抵義烏之龍

潭去敵營不二十里因據其險忽有白氣自東北經天三軍見之勇氣百倍日且晡軍中驚言寇將至文忠不爲動夜四鼓城中知有援至潛縋士卒約明旦空壁逆戰戊午蓐食已文忠分諸將爲左右翼自將中軍旣成列會胡深復率兵自處州至軍氣益振文忠乃令曰師之勝負在曲直不在多寡我國何負於叛人而挾之日夜以生變癸卯之秋九月壬午直犯我東陽吾不敢愛其生晝夜兼行殄之於烏傷爾三軍之所親覩皇天助順不可誣也今寇又不改行盡驅其衆以擾我邊疆占書云軍中見白氣者克敵之象此殆天欲滅此寇也爾等尙効死斬刺以報國家語始畢敵整圓陣而至兵旣接文忠乘匹馬挺身先入陷其中軍中軍敵之精銳所萃見文忠至競來迫之槍屢及其膝文忠馬上運戟捷如風雨當其鋒者應手而仆左右翼及諸軍一齊奮擊聲震天地敵軍大亂乘勝逐北斬首

如刈麻德濟亦率精甲出圍城合擊之伯昇再興僅以身免三月己未凱

旋辛酉還嚴州見宋據集李文忠武功記按諸暨自再興叛後閭境已為

誠與明兵大戰皆在義烏北鄉左近資治通鑑不明當時形勢將義

無知氏曰明太祖雖起兵江北雄據金陵而後方根本轉在皖南與浙東

若浙東不穩皖南可危皖南動搖建康不守而浙東形勢與敵接壤者水

道在桐廬陸路在諸暨今諸暨既叛則義烏浦江為其重要門戶故胡深

請築新城於浦江邊境李文忠兩次頓兵義烏并力死戰誠以此着一失

滿盤皆錯王業非所有矣惟我義烏當時有此大戰人心之驚惶地方之

騷亂概可想見而邑乘絕無紀載不有宋文憲之武功記安知吾鄉當日

有此大恐怖哉

明

洪武初山寇竊發邑人陳道益獨已資募丁壯七八百人禦之寇望風遁

見嘉慶志

陳道
益傳

無知氏曰元末明初處州縉雲青田盜賊繇起首當其衝者為永康東陽

武義元將邁里古思自紹興移師至東陽時王忠文禕在戎幕為記室以別將徇永康

擊敗之邑人王威與其弟永和益之率民兵赴永康助戰破賊於黃龍寨

吳仁吳文秀皆集團勇保衛鄉里陳道益之募兵禦寇當在此時此為至

正十七年事也明年戊戌明兵下婺州金衢嚴處四府屬太祖杭嘉湖紹

四府屬張士誠溫台慶源今甯波三府為海盜方國珍所據是時中原無主

天下大亂羣雄並起各僭偽號而明太祖僅稱吳國公本韓林兒為主以龍鳳紀年無

所為洪武也嘉慶志稱洪武初失攷

正統十四年己巳處州賊葉宗留黨陶得二葉甯八入寇

葉宗留處州宣慈鄉人本不法礦徒恐官收捕因聚眾倡亂推陳鑑湖為

首陶得二為輔率眾數千流擾郡邑號太平國建元曰泰定於正統十三

年十月分劫青田松陽武義永康金華蘭谿等縣按察副使陶成率兵至

蘭谿斬數百人並築寨於蘇村大巖山口防之見金華蘭谿志十四年得二寇

東陽官吏遁走民多殺傷縣丞田某戰死見東陽志得二與葉甯八寇義烏

所過抄掠無遺邑人黃靜妻華氏將避亂遇寇於道義不受辱投水死鄭

經妻舒氏為賊所擄入夜乘間潛出寨門以羅巾自縊家人收尸顏色如

生賊平後四年鄉人藍汝耕夜經氏葬處見一少婦出室迎迓曰妾舒氏

之女鄭門之婦與君居同鄉為狂賊所擄恐罹汚辱乃自縊茲抱恨泉

壤四年矣上帝以妾貞烈命為雷府侍書奈衷悃未舒煩君將書致姑嫜

耳附書訖更貽玉簪一雙汝耕過鄭氏呈書物且悉其故其姑嫜泣視之

果亡婦手札舊簪也嘉慶得二甯八裹脅既衆蹂躪尤甚惟經永甯鄉朱

文完家曰此長者朱演三官之閭相戒勿犯合境賴安見嘉慶志景泰元年二

月都御史張楷都督徐恭移師討之得二死鑑湖就撫寇平互參金華志邑

人吳畿以官軍平寇有功出已資犒師見嘉慶志惟吳畿犒師在十四

年而寇平在景泰元年微不合

成化初巖下口丐民作亂朱思濂單騎平之

巖下口丐民聚衆逼劫村落金衢兵道某公親臨本邑訪能擒賊者衆舉

朱思濂

即朱文完孫

某公召問計思濂請單騎往某公未之信親授之酒三觥

目之上馬選十餘人與俱未至四五里其脅從者縛魁首二十人跪迎以

俟思濂令驅於馬前即日報命某公大喜殛賊於鼓樓之內通邑稱快

見嘉

慶朱思濂傳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知縣曹司賢爲防倭計議築城民勿順明年修城門增築

三門構敵樓備瞭望

無知氏曰倭寇之患沿海郡邑爲禍最烈義烏處萬山中在浙東爲腹地

似無此患然攷嘉慶志謂嘉靖壬子倭寇掠境邑令曹公慮無城池欲先

築各門以守

見嘉慶志朱孟高傳

又云自嘉靖三十五年馴至萬曆二十年屢有倭

患議者以築城爲言民氣大拂又云嘉靖三十四年知縣曹司賢始用石

築爲門樓頗如城門之製便於守望

於舊有四門外增築三門

是倭寇曾否入

邑境實無明徵而防禦之策備極周詳且有以築城為言則當時之風聲

鶴唳草木皆兵已可想見且東陽道光志載嘉靖三十一年倭寇由近海

登岸望台州破黃巖掠象山定海諸邑當事以東陽界鄰新岬天台駐兵

堵截十二月二十六日倭寇入東陽城西焚托塘二十七日焚華店此地距義

烏東北邊境僅數里由北鄉入諸暨又三十五年正月倭寇至巍山是倭人踪跡雖

未深入吾邑而寇氛所及距縣城已不遠矣吳之器婆書以各城門為崇禎末熊人霖所築誤

三十七年戊午十月八保山礦匪施文六作亂民兵討平之見嘉慶志

八保山在縣南五十里以坐地在第八保故名俗傳八寶者舛也山廣袤

可五里許其壤與永康接界而逼近處州嘉靖三十七年永康鹽商施文

六載鹽過閩里聞八寶名謂是山之麓一帶小山土色產礦乃構黨方希

六等九十餘人由楓坑到山開採近坑居民奔告平望倍磊之豪有力者

於是陳成宋廿六等按佩茲齋文存為李廿六但平聚族而謀率子弟詣

坑手縛方希六呂廿四等十四人獻諸縣縣令趙大河故長者念係鄰屬善諭遣之而是年六月十九日文六復誑衆千餘人踞坑頭嶺金周謝諸人張赤幟於山林示爲國增課招引亡命大成等仍督衆子弟前摔擒十
一人送郡收繫郡侯李公因出示坑場殺死者不論時邑令趙大河亦請兵剿賊大成
遂統陳揄陳祿陳文澄等親丁數百追遂上山誅文六金周謝等三十三
人餘衆遁去賊知處州人善鍊礦且強悍乃潛以銀沙和入土礦往給景
甯龍泉等縣人民煽聚慣賊楊松等三千餘人到山斬木爲材立柵寨擄
掠村墅居民大震縣令趙大河遍檄各都選兵防禦且懸賞購於市而童
蒙亨者習陰陽家謂將以三寸舌退賊師受賞資介馬馳之賊擁之隊中
不得出於是遂進師先合不利陳春五十三宋桂三十六等死之已各都
馮陳楊王以衆至與本都陳宋併力進發而大成等椎牛饗士宋氏亦各
出私財犒之遂領衆三千人踴躍逆擊衷賊師而殲之俘馘二百餘人而

蒙亨被賊矢貫耳而亡十月賊既敗益憤怒誓必報復乃大集其黨趣具食供芻粟以從我師聞之亦傳檄各都厚集陳以待賊從天龍山時溪嶺掛紙嶺楓坑嶺吹竹筒爲號分道來攻陳祿陳炎二十二陳希四等率衆奮擊陷其前鋒赤岸葛仙寬疇青口田心諸兵從旁擊其左右賊衆大潰所擊殺數千人會大雪凍餒死相枕籍已有逃至武義白溪口視餘黨潰逸謂我兵追躡爭渡溺死不勝數先是將戰之夕王蒲潭有守園者遙見官兵簇擁人馬騰驤之狀是夜賊營驚呼恍見赤衣人往來驅殺自相格鬥戮傷數十人詰朝相顧喪魄卒就剿滅長老至今誦城隍神之陰祐云

見嘉慶志

又廿八都萊山朱九龍亦率族人與賊大搏於上陳塘賊衆披糜斬

馘無算時爲嘉靖三十七年十月十一日也

見佩弦齋文存

礦匪之亂非獨吾邑

震駭永康武義金華東陽無不戒嚴但鄰邑志書僅言礦匪肇禍不及詳紀事實惟東陽道光志稱嘉靖三十七年戊午處州盜施文祿糾衆入義

烏盜礦官吏捕之遂爲亂官軍數敗本邑大震當事下檄命築石城城成而礦賊亦爲圍練士兵所破云是東陽改築石城實始於此風聲所播草木皆兵况吾邑正當其衝其恐怖爲何如耶

無知氏曰明戚繼光平倭寇義烏兵名聞天下說者皆謂戚氏訓練有方不知礦匪入寇在平倭之先吾邑人民早嫻戰術南塘不過略施部伍卽成精兵故練兵實紀謂義烏人素稱剽悍非無見也惟倭患旣平聲名大著朝廷視義烏兵爲無敵遇有戰事徵調頻仍致邑中壯丁死於鋒鏑者不可計算人口爲之銳減

見知縣周士英詳文

可知兵凶戰危馳聘沙場縱有功勳亦非地方之福古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其信然歟

崇禎十六年癸未十二月東陽諸生許都反其黨馮龍友寇義烏城陷殺典史強謙益

崇禎十六年十一月東陽諸生許都倡亂都爲東陽懷德鄉人

許道達孫見浦江光

緒志道遠爲萬曆丁未進士官福
建參政平倭有功見東陽道光志

少讀書負質任俠長廩於郡庠喜結納

嘗以樽蒲聚鷲鷲之士勇俠輕生者多從之金華戴叔高蘭谿郭君璧義

烏丁汝璋馮三元馮龍友吳奎

一作魁

東陽趙仇應斗章廣江叔曜其較著

者都既以文學聞於時復慷慨好施予受其施者多德之嘗游於吳客於
給諫吳昌時之門吳中劇盜沈七沈八久居太湖官吏莫能治時門下客
及諸貴游方奉觴爲壽而吳之甥徐某爲其屬所刼傷臂侍者以聞吳愕
然都在座曰是可得而擒也但未曉其窟穴耳座首止之曰毋妄言宴未
歡而散都留席獨進曰先生固以此賊卒難動搖以生計之直几上肉願
少自効吳素聞都俠乃大喜語以賊出入所在厚遺之明日挾資掉艇兼
程至婺散其金於昔所與游遊其躡捷者二十餘人以行閱數日至賊所
賊方號呶縱飲出不意躍入其舟刀斧齊下衆辟易沈七沈八皆就擒還
報吳吳驚以爲神由是吳中士大夫皆聞都名已而吳擢部選郎攜戴叔

高馮三元丁汝璋而北驅禮兩浙諸要津厚稱都郡邑承意旨競延致留

武林歲餘以夢祈於神神授其手書四字曰壽命永昌自是侈然有異志

益招集諸勇悍

按錢塘陸次雲湖廣雜記載于墳一則謂明季東陽許都酒畜異志祈夢廟庭夢忠肅公延之坐授以受命永昌玉

印一方復設席令優人演草橋驚夢劇而寤後聞賊潛號永昌都遙受其命弄兵草竊被擒授首在杭之草橋門驚夢之驗蓋在此云攷東陽志與

此徵不合但皆有奇驗故兩存之

立義社名曰襄籍主其事者為某公子

疑朱大典先是

崇禎十五年夏州旱郡守王公訪術者禳之咸言應斗斗故都黨竊言天

文紫微星掩晦不一二年有變羣黨聞之將俟釁起十六年十月謂軍仗

之貯庫莫多於宣平遂率其屬夜行宣平之民烏銃競發應斗迎之斃復

生獲郭君璧廉知首事者在都宜對簿常悒悒不自安無何其黨金忠王

宣補江光緒志稱義烏奸人假中貴人招兵詐為司理監走義烏奉文如戚大將軍例招募忠

勇戚繼光符招兵於義烏典史強謙益故京都人疑之就與語不能答乃言於縣下

諸獄辭復連都都乃屬其友求解於東陽令姚名孫斐見金華光緒志姚難之益懼

或勸之行而以葬母不能決會分守王廓金傳補江諸志皆作王雄署篆甯州道經義

烏阻於雪其黨謂將逮都都亦稍聚衆自衛馮龍友等遽擁兵挾之爲主

時十一月甲子也於是道路驚傳衆且十萬十二月辛未按是年十二月大辛酉朔此云

辛未當爲十一日也韋廣等遂迎都入東陽城衣甲備具百餘人而已以母喪用素

布纏頭相沿白頭之名自都始是日吳魁陷浦江浦江光緒志稱賊黨義烏吳奎於十二月十三

日破城羅十八日杭營游擊馮龍友陷義烏殺典史強謙益嘉慶志僅稱崇禎十六年

十二月東陽許都倡亂不言縣城失守疏略之至上檄越之援師集於諸暨之界趙雄扼之牌樓

夜搗之殺數人援師奔諸暨光緒志亦載遠近皆大震都入城收諸印餘無所取

無賴子多假旂幟索餉村落搶掠財物都聞之有王和尚張希宰者卽梟

首懸之衝衢衆乃安已逗留不發鳩工構廳事逾旬而成改爲忠義府或

曰帥府以主簿宋琦掌府事事畢始檄其屬趨金華金華已有備至孝順

街故西陲守將鄒國祥部署義兵防禦都縱兵擊之大敗國祥死焉監軍

給事中姜應甲遁還都遂乘勝薄城駐兵義烏門外署府事同知倪喜祚

知縣徐調元暨縉紳士庶悉為城守越數日適准督朱大典以事歸本郡

衆倚為重時大典被劾籍居京口以家貲募兵勤王會許都慎縣令苛斂作亂固金華大典子萬化募健兒御之賊平而所募者不散

大典聞急馳歸金華知縣徐調元閱都兵籍有萬化名遂言大典縱子交

賊巡撫御史左光先聞於朝逮治籍其家充餉且令督賦給事中韓如愈

趣之已而京城陷事遂寢見朱大會游擊蔣若來復浦江由間道轉援郡

城二十八日整軍出都敗走括蒼山立寨為固守計時撫按定議撫之以

紹興推官陳子龍嘗與都善命之行明年二月乃至寨招都都就撫從者

三十餘人按明史陳子龍傳云巡按御史左光先以撫標兵命子龍為監軍討之稍存俘獲而游擊蔣若來破其犯郡之兵都乃率餘賊

三千人保南碧王維欲撫賊語子龍曰賊聚糧踞險官軍不能仰攻非曠

日不克我兵萬人止五日糧奈何子龍曰都舊識也請往察之乃單騎入

營責數其罪而比至杭以逆論都及餘黨悉伏誅懸首於永昌門外即草橋門

按金華光緒志云左光先與都紳姜應甲必欲殺都子龍以殺降不詳力爭不得遂斬都等六十餘人於江浙三月初六日光先奏寇平

十七年甲申六月許都遺孽丁汝璋陷義烏縣治燬

時許都雖誅餘黨未散丁汝璋復陷義烏縣治自正廳川堂後署寅賓館

儀門及典史衙署皆被焚

見嘉慶志

弘光元年乙酉閏六月潰將方國安兵入境大掠

弘光元年兵部尚書郡人朱大典還金華據城固守時杭州已陷

為大濟兵所陷

唐王聿鍵監國於閩屢書招使入閣大典欲以浙東屬唐王而東陽張國

維以閩遠欲屬魯王以海羣臣會議乃分八縣錢糧以金蘭浦湯歸朱東

義永武歸張令各治兵禦敵大典守金華六月總兵方國安與大典有隙

回兵至婺園攻匝月殺掠甚慘至閏六月二十五日方解

見金華志

將入永

康為知縣朱名世所扼

名世築城於菱道禦之菱道在武義界見永康光緒志

入義烏邑人陳雯

人率眾捍禦國安兵自金趨紹興取道義烏大肆殺掠邑人死難者甚眾

時有駱守楨負母趨山谷被執將殺之守楨疾呼曰身可殺吾母不可害

延頸代死潰卒抽新刀試之不能出他卒亦然曰此怪事遂捨而去其妻

何氏挈子從姑避山中聞寇至語其夫曰事急矣勿以妻子故累君姑則

必求所以安全也未幾寇至逼行不從加刃於頸血滿地擄其子方燧以

去已而家人往視喉未絕昇歸治療復甦後方燧亦歸又略之演妻樓氏

士妻金氏略舍妻何氏略明女略朝陽孫女馮士身妻劉氏黃世鳴妻亦先被殺其殉節之烈皆令人仰慕不已俱見嘉慶志是月張

國維朝魯王於台州請王監國即日移駐紹興進國維為兵部尚書督師

江上會國安自金華至方與大典有隙遂附國維聯合王之仁鄭遵謙諸營為持久計

屯兵西興見東陽道光志

八月許都遣孽丁汝璋復陷義烏夜趨金華不得入還攻東陽

初都在吳中上海何剛素壯之謂其才略足用當流寇縱橫擬羅致以衛

京闕按金華光緒志都蒙傑自喜皆從上海舉人何剛學剛謂之曰子居天下精兵處盡練一旅以待用乎華亭徐孚遠見而奇之謂陳子龍

曰許都處士朝廷方破格求才倘假以職隱然干城也都歸散財結客致數千人陰以兵法部署思得一當 宰執方岳貢翰林

楊士聰皆交章薦俾就東南招募及議定而都已就僂都既以撫見殺黨

猶衆當事誅求頗甚於是許嘉應丁汝璋等復糾餘黨入山弘光元年八

月甲申

按弘光元年八月庚辰朔甲申當爲初五日

破義烏夜趨郡城穴其郭門守者睡墮城

下見穴驚呼城上人悉爲備不能入己丑

初十日

至東陽聲言欲得所爲染

指者甘心焉設壘集攻具晝夜不休城中有備不得入壬辰

十三日

杭把總

何永勳金良洪率兵千人至圍解乃逾江

東陽江

夜次二都都之踞邑也邑

令姚避居二都之上盧都敗諸生盧翰盧鳴鶴等糾率鄉族擁之入城其

事巡按御史左光先已題敕至是疑叵測合喊而入嘉應等遂逸去明日

官軍合剿鄉兵助之殺賊三十餘人餘遁去甲午

十五日

浙江巡撫黃鳴俊

親率兵二千人至聞賊平乃命何永勳金良洪繁縣城分兵防守而還

見東

陽道光志按此時杭州已陷安有巡撫率兵防剿之理余疑丁汝璋等陷義烏趨金華攻東陽必在省垣未陷朱大典張國維等未守金華以前事

非弘光元年八月也然東陽志言初義烏有毛某人亦率衆附許都縣之鑿鑿必成事實今姑存之俟攷

令聞毛宏芳能服族人強令單騎往諭爲所害後其子以父冤聲諸官因

時方鼎革置勿問

見嘉慶志
毛宏芳傳

無知氏曰天生俊傑不擇地亦不擇時國家將興得人駕馭可收干城之用國家將亡散諸草澤流爲叛逆之徒昔張良歟少年數百狙擊始皇與叛徒何異及遇高祖載之後車運籌帷幄遂成元勳許都固一時人傑也世無高祖致英雄無用武之地遂以叛逆亡其身惜哉

清

順治三年丙戌七月明降將方國安引大清兵過境沿途剽掠

順治三年魯王兵敗走台州張國維還守東陽六月知勢不支赴水死七月方國安自台州黃巖降於清與馬士英阮大鋮引大清兵攻金華過東

陽兄東陽道光志按由東陽趨金華必經義烏時邑人毛元時暨妻陳氏媳王氏闔門殉難足見當時殺掠之慘餘無致蓋諱言耳十六

日金華陷朱大典闔門殉難

見金華光緒志

五年戊子五月庚寅東陽土寇掠花溪

順治初在丙戌丁亥間東陽大亂官軍土寇民團三者互相屠僇時許都遣孽趙

仇等又糾賊黨數千人四出劫掠五月庚寅掠東鄉之花溪轉趨東陽長

勘長衢等村延燒二十餘里旋為長衢民團所敗見東陽道光志

無知氏曰明清鼎革之際東陽永康盜賊蠡起獨吾邑闐然無聞豈地方

果安謐耶抑志書諱言之耶據永康光緒志載順治五年土寇踞永康凡

六閱月後經官兵剿平東義永數萬之寇一朝解散又云順治十一年八

月東義寇從八仙坑入境火民居殆盡又云順治十八年東義寇又從八

仙坑入境東北居民悉遭焚劫即此以觀義烏何嘗安謐特志書失載至

今無攷云爾

康熙十三年甲寅六月耿精忠兵入寇縣治燬城樓被焚

康熙十三年靖南王耿精忠以閩叛千總馬倫踞仙霞關東陽志為三月十三日浦江志

為三月二十四日關縣志謂踞仙霞關者為馬九玉未知孰是俟攷關下為江山縣諸軍戍不戒倫偵知乃

夜發兵襲之諸軍方就民家酣臥幾殲焉浮尸蔽江下浙東大震時督院方調集各路兵進剿而溫處二州已告陷五月閩將徐尙朝踞處州

永康志為

六月壬子

六月己丑分兵破永康

永康志為丁巳是也

乙卯由永康趨東陽

東陽駐防兵通敵城不閉

寇直入縣事取縣印及學印出諸因地方諸不還聚衆嚮應自以位號相都署優人奴隸吏胥傭工匠作皆得施節自榮折辱士大夫無恥者和之編戶捉兵計室議餉掛名什伍則飲食衣服得恣取翌日陷義烏

見東陽志於村落鄉里否則受害辱無可避以是從賊者益衆

燬縣治焚城門敵樓邑人陳雯

陳雯人

集義兵守縣城與賊奮鬥

其子坎倉死之

庫藉以保全孝子陳萬備

城中人

侍親不忍去遇賊毛鳳翀拷掠萬狀官兵

至又疑其通賊欲殺之知縣于漣副將陳某稔知其情得釋又陳珩棄妻子負母攜幼弟奔避得免又陳啓先之父被難啓先請代死寇竟兩釋之

蔣達妻王氏遇賊騎逼之上馬氏曰頭可斷馬不可上遂遇害

見嘉慶志

浙總督李之芳遣副將陳世凱援金華李侔援東陽

八月三十日過義烏境

九月康

親王傑書統大軍駐金華

見清史稿

偽都督陳重自東陽率衆犯郡

又過義烏

都統

瑪哈達擊敗之

見金華光緒志

十月丙申東陽土寇許於亭攻義烏花溪焚之

東陽

土寇甚夥而以許伯選許於亭為最悍伯選為民間所殲於亭

十二月偽

都督徐尙朝自永康逼郡城

永康人獻烈婦吳絳雪與尙朝議和尙朝喜

副將陳世凱偕郭進武迎擊於城南乘賊甫集大呼先進斬其前鋒葉應

龍徐有功賊大潰退踞積道山官軍乘大霧進師破其木城尙朝等棄寨

遁

見金華光緒志按永康光緒志為十二月丙申

永康縉雲克復賊將馬公輔由義烏竄武義官

軍追殲之

見清史稿

康親王又遣將攻浦江賊聞風走義烏官軍追至戚寸橋

步虛嶺盡殲之

見浦江光緒志

義烏復知縣于漣

山東文登人康熙九年任

以縣署被燬僥民

居視事

見嘉慶志

十四年正月復處州十五年秋克仙霞關十六年福建平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宣平奸民樓德新創立邪教來義煽亂邑中豪猾何世來

等率衆附之五月四日謀襲郡城事洩被捕伏誅

邑西奸民何世來性狡猾好拳術知醫道嘗結納無賴橫行鄉里志猶不

足一夕三月初九日過同黨鮑日滔家閒談謂曰吾儕僅恃一身武藝結識諸

少年稱雄於三家村非夫也吾聞宣平鐵工樓德新有神術可挾以為主

假設教為名勸人皈依既可斂財又能糾眾一舉兩得也日滔憇憇之世

來赴宣平約舊友王元訪樓德新告以故德新喜三月十六日偕世來王

元至鮑宅主鮑日滔鮑宗士家德新既抵義烏即開門授徒傳習邪教世

來等為之揄揚謂德新曾得天書天旂脫胎換骨非復凡俗造咒語四句曰天與人交

人與神通從吾所好入其教者銷災獲福不畏兵刃不受逮捕愚民惑之信從

者頗眾何世來隨收葉景紅曹從浦黃阿立楊國泰楊履泰樓正南樓正

呂澤芳鮑萬青傅貴發等為徒王元秋收鮑日友吳人樂吳如磐鮑日豐

季元潮等為徒鮑成祿收樓兆佳樓向一樓六合何香樓開祝等為徒鮑

宗士收鮑永槐鮑茂山潘小老奶余人綱何正美鮑萬春鮑萬考鮑萬斌

鮑永高等為徒鮑日滔收鮑九如鮑日尖鮑萬仲樓小七樓符朱兆彩陶

天倫等為徒俞正元收王毓靈鮑萬雲曹永樓樓啟朋許呂芳楊勝德何

長壽二年耳已各

十六

世來見襄脅既

多聲勢日盛遂與王元等謀襲郡城令鮑成祿購紅綢製小紅旂八面每旂書一令字俞正元書授王元秩鮑宗士鮑日滔楊國泰四人徇於衆謬稱此爲天旂又慮郡城有備戰或不利別製大黃旂一面中書逆詞如露布司全軍進退之令謀既定卽選五月四日在王元秩家誓師起事此爲甲寅四月二十八日也先是舉人樓錫裘有怨家摘其祖父詩中語首於官誣以叛逆幾成大獄旋幸上峯知其冤事遂寢然遠近傳聞猶謂錫裘有異志至是何世來使俞正元強之入夥且劫以危語錫裘素機警有應變才知事急不可猝免乃佯作驚喜狀遽搖手止之曰毋漏言族矣速引我往見爾帥世來聞其至迎勞之錫裘佯謝因問曰謀定乎曰已約諸路於五月四日月落時各領所部伏城南蘆洲中見火光畢赴火所吾別領精銳焚八詠門外料場官必啓門救火圍而殲之入據其城七邑可傳檄定也錫裘曰有內應乎曰有曰有傳餐所乎曰官廩皆吾食也錫裘笑曰然則

各攜炊具乎諸路遠來未必裹糧赴約入城不得食必各散而抄掠軍無紀律何以令衆吾有別業在郡城請先入具千人饌犒師何如世來等大喜剖羊豕饗錫裘諸頭目咸在座獻酬交錯因得備詢其姓氏里居時五月朔也世來等以期迫恐猝不及辦促之行錫裘行數里卽改道走諸暨一晝夜達杭州叩撫軍軍門告變家人勿及知也撫軍壯之檄按察使李翮隨錫裘先行自率將弁繼之初七昧爽先後抵金華守土者勿及知錫裘出所疏姓名分遣官弁至義烏按居址盡縛之被縛者亦勿及知初世來等不知錫裘之給也已尅期而發三鼓抵鮎魚山諸軍譁變時黨夥樓來等不知錫裘之給也已尅期而發三鼓抵鮎魚山諸軍譁變春斗等畏比撫定天已向曉遂潰或曰前隊已至城下見城頭火光若懼不到何書比撫定天已向曉遂潰或曰前隊已至城下見城頭火光若等中途潛逃列炬然始驚而散云有拾令旂者馳告太守知府阿守怒痛扶之將斃之獄聞撫軍至乃免時撫軍爲覺羅吉慶性長厚爲政頗持重雖親率將弁臨郡捕剿而網開三面僅將錫裘所疏何世來樓德新等十名按律治罪

誅其首犯宥其脅從所有一切逆詞逆證皆匿而不報示寬大也乃閩浙

總督覺羅伍拉納好大喜功張皇其事於五月二十四日得浙江藩司田

守通牒後立命所轄軍兵四處堵截如臨大敵此時業已結案已則於五月三十

日起節親率弁勇督同福建按察使錢受椿至金華重行查辦并將所得

逆詞飛章入告清高宗得奏大怒嚴旨切責浙江巡撫吉慶辦理不善交

部議處並命伍拉納嚴捕餘黨務絕根株於是緹騎四出騷擾閭閻株連

無數是役也計剷棺剖屍者二人何世來樓德新前已正法至是戮尸斬決者三十人王元秩鮑

成祿鮑宗士鮑日滔俞正元曹從蒲葉景紅楊國泰八人與樓德新何世來同時伏誅巡撫吉慶已奏報結案何世來之兄何世鳳及鮑茂山楊履

泰葉忠義胡德兆鮑日烏樓兆佳樓尙一樓六合鮑永槐鮑日尖朱啓本樓正南吳阿成鮑萬仲楊垂行許呂芳方妹樓德普何尙玉皆總督伍

拉納奏斃於刑夾之下者四人樓啓明樓聖德樓春雨鮑發烟瘴充軍者

八人樓春斗何正美鮑萬春鮑永高朱兆彩發雲貴充軍何書樓符在逃

者五人王元余慶季元湖樓開祝其才產入官及妻子緣坐為奴者無算

陶天倫後王元仍被捕

樓小七發黑龍江索倫達呼爾為奴到配枷號六月嚴加管束

互見巡撫吉慶總督伍拉納
奏議及張丹邨書事存稿

附張丹邨書鬥牛一則

丹邨子曰金華義烏向有鬥牛之戲故老相傳二邑犬牙相錯處土剛民
悍往往多事陶得二許都之亂有揭竿從之者及康親王來平寇時軍中
有異人憫其橫遭屠僂諭土人曰坤爲土亦爲牛牛鬥則悍氣洩矣土人
試之百餘年來無梗化者乾隆丙午丁未間金華令彭載廢始禁之未十
年而何世來之難作時彭尙未去金華也土人自是益神其說村社鬥牛
寢成俗矣然吾聞彭雖禁鬥牛而游手或帶刀橫行市中則不之禁旣而
嘯聚成羣抉人目折人股躡人禾稼又不之禁此卽日聚羣牛而鬥之能
銷其悍氣乎又聞自禁鬥牛隸役以牛爲奇貨見野有牯牛輒牽之去彭
不察藉以充賞民有牯牛旣不敢耕復不敢賣不得已殺之則又科以私
宰之罰此雖土不剛民不悍能保其不變乎然則謂鬥牛不當禁及謂一

禁鬥牛卽化行俗美一切吏治民生俱不必問者皆一偏之論也嗚呼令誠賢則地方應革之事豈無重於鬥牛者亦豈無急於鬥牛者次第行之頌聲作矣民誰不願各保身家而敢逞而思亂哉

無知氏曰甲寅逆案本邑嘉慶志稱宣平樓德新來義煽惑希圖肆掠金華張丹郵書事存稿謂義烏奸民何世來糾衆倡亂而故老相傳又稱楊國泰謀反百餘年來傳聞異辭莫衷一是今秋八月晤老友吳君遠卿

元鏡

言其家藏有抄本奏議一卷敘是案顛末頗詳亟向借閱始知何世來樓德新實爲首犯楊國泰僅從逆之徒耳其餘脅從被戮者尙非少數茲將本案始末詳悉編載非但爲當時存事實並足爲後世迷信左道自取滅亡者戒惟逆案奏議爲何人所抄今已無攷殆亦當世之有心人也而吳君遠卿又在鄰郵某甲家於故紙堆中偶爾檢得非孔壁之魯史亦汲塚之遺書矣蓋閩浙兩省官署公牘已爲洪楊兵燹所燬卽北京各部檔案

亦於前清光緒庚子聯軍入京時散失不有抄本奏議不有吳君搜羅不

有丹邨記載誰復知百餘年前有此慘案哉金華光緒志以樓德新為義鳥人誤

咸豐十一年辛酉五月三十日粵匪入寇城陷

咸豐八年四月偽翼王石達開犯衢州陷壽昌見湖縹光緒志又分股入處州縹

雲四月十二日陷永康武義六月初八日賊忽退時邑人尙不甚懼但聞

鄰封有警而已迨十一年偽侍王李世賢自樂平江西為左宗棠所敗思

圖別竄偵知浙東守禦空虛乃糾合匪軍由白沙關入三月十五日連陷

江山常山二縣四月初三日陷壽昌賊會為徐明其大股由常山直下排衢城

而過衢鎮總兵李定太聽賊過不截擊見諸暨光緒志十七日陷龍游知縣龍森死之四月初七日總兵張

玉良統兵八千駐泊蘭谿十二日派守備熊占鰲率五百人防龍游賊至不戰而遁城陷見鄧鍾玉兩浙軍事日記十八日陷湯溪

見浦江光緒志賊會十九日陷金華十七日知府王桐赴蘭谿乞援十八日李尙揚見金華志張玉良遣參將劉倬元率兵五百

與金華都司安落合紮通濟橋十九日張玉良自率軍援金華賊目劉天安劉政宏率衆二千攻通濟橋官軍潰城陷知縣吳瑞龍教授蔡召南分

郡委員李學紳死之見金華光緒志又賊陷湯溪時知府王桐尙置酒演劇為其母稱壽及開通濟橋砲聲始通人疑其通賊梅花門浮橋拆斷民不能濟哭聲震天為賊所屠見石古齋文存五月十四日總兵文瑞統兵

三千鄧氏日記屯金華東鄉孝順鎮令游擊曾得勝率兵紮五都曹即曹宅

與民團合見補江光緒志時金華蘭谿湯溪武義均已失陷賊勢甚張獨義烏未得警報五月十三日城南關帝廟尙演劇觀者如堵至

十四日夜半聞孝順有大軍至始驚散故二十六日彗星見星起紫微垣父老相傳謂五月十三日賊匪入境者非

相值三更後斗轉西旋星亦隨沒後夜更移前次許根二十八日偽侍

王李世賢噉賊目撫天福楊金正犯曹宅先是賊至曹宅誘戰曾得勝令官軍引火銜鎗靜伏以待相持數日賊亦未敢猝犯民團謂官軍懦弱逼令開仗曾得勝喻以兵力單薄不宜輕動民團不聽獨向前衝擊賊悉銳兜撲曾得勝見勢不支自率官兵五百人走孝順民團大潰傷亡無算二十九日曾得勝退至孝順泣訴於文瑞謂民團挾制官軍屢遭凌辱大營若遇敗挫必受其害不如退守義烏再圖進取文瑞以義烏無城可守揭

全軍退諸暨賊踞孝順即分兵蹙追三十日義烏陷

見鄧鍾玉兩浙軍邑事日記金華志同邑

固無城不可守然自金華陷後時有官軍駐防營築壘於湖清門外里許

之上花園兵無紀律時出騷擾民恆苦之迨三十日賊追至防軍亦出戰

列陣於西江橋北岸賊張左右翼一由西門童宅河包圍一由東江橋上

游渡江經趙宅入倉後出官軍後官軍驚潰城陷

時有人見縣署前懸首級數十旁置紅藍頂帽

多具蓋皆防軍將領之陣亡者知縣甘履祥遁

甘履祥籍貫及到任年月無攷惟性貪驥聞鄰邑有管假名團練剝取民財飽入私

囊絕無准備賊至將縣印交卸他去黃令入境城已不守遂匿民家隨

暨與新令黃鏡遇即將縣印交卸他去黃令入境城已不守遂匿民家隨

鄉人避亂鄉人念其為新令也不加害且保護之居北鄉山谷中首尾且

三載未遭難寇平由鄉民擁護入城時有訓導段堯卿教諭謝某亦避居

北鄉山中嘗與邑人樓杏春傳掄元等過從焚後猶存賊乘勝追官軍突

已上見傳掄元詩稿樓杏春詞稿先大夫石古齋文存

過蘇溪楂林至善坑嶺為諸暨訓導韓煜率民團扼之遂折回

見諸暨光緒志及平

浙紀略但二書皆言義烏失守在六月初一日而金華浦江二志及鄧氏

日記本邑樓杏春與先大夫詩文集皆稱五月卅日今從之以郡人邑人

見開校切故也六月初一日賊忽乘義烏退回金華

時張玉良饒廷選方奉省檄統大軍取蘭谿賊勢趨重下

游故乘義烏屯金華見平浙紀略

自是賊軍往來無定勢成流寇並不踞城而城中亦無

縣令七月初一日總兵文瑞由諸暨移紮浦江總兵吳再升米興朝先後

由東陽移紮義烏先是五月二十八日東陽土匪陳上達殺舉人吳榮八

月二十三日文瑞以糧援隔絕揭全軍退杭州浦江陷賊目殷天義徐朗

踞之二十四日侍王李世賢令賊黨黃皇忠犯諸暨陳榮犯義烏二十五

日賊目崇天安陳榮率黨抵義烏鄧氏日記非二十六日石古

升米興朝游擊曾得勝走東陽之廈程馬義烏復陷二十七日賊由義烏

陷東陽副將王邦慶走白峯嶺二十九日總兵吳再升等由廈程馬退嶸

縣及諸暨之草塔見鄧鍾玉兩浙軍事日記賊目陳榮既踞義烏即深溝高壘為久居

計邑中自此糜爛賊毀城內外民房築砲臺於東南隅賊奉天主教自稱

為天民國曰天國王曰天王兵曰天兵國字內去或偽官頭銜多冠以天

字如殷天義劉天燕崇天安等名目頗多不備載不敬鬼神不祀祖宗以人民為妖物呼長官為

不敬鬼神不祀祖宗以人民為妖物呼長官為

妖頭以殺人爲殺妖賊不雅髮俗稱長毛亦名髮匪賊酋之貴者首裹紅巾身披黃褂其正朔襲用西曆但亦似是而非據蘭谿志謂賊以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爲除

夕與平浙紀略不同每月有三十日或三十一日不等聚賊衆演說名曰講道理蓋即西俗禮拜設僞官曰

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司馬及鄉官之屬以地方無賴充之諸無賴平時爲鄉黨所不齒者至是皆趾高氣揚恃勢報復殘害良善折辱縉紳無所不

至賊既踞城四出劫掠謂賊陳榮其榮字不從焮從廿余從友人朱暢圍家見其木質僞印長約一尺闊五寸四邊有龍紋

中書朱體字其文曰太平天國開國勳臣九門御林崇天安陳榮見人即殺逢屋即焚名曰打先鋒通衢

大道設局收稅名曰擺卡肩挑手挈瑣屑貨物無不苛以重稅或弗與即

奪之并指爲奸細市鎮及大村落皆屯兵名曰打館兵數十人每鄉設

軍帥一人旅帥若干人卒長司馬鄉官之屬無定額流氓地棍皆假旄節令鄉官編戶

口給門牌每戶索銀幣四圓或勿順焚其廬令人民供米粟財帛名曰進

貢邑境分八鄉賊并爲四自一都至六都爲東鄉以左營軍帥黃某領之廿一都至廿八都爲南鄉以前營軍帥丁某領之十四都至二十都

為西鄉以右營軍帥某領之七都至十三都為北鄉以後營軍帥某領之城中設中營軍帥一人節制四鄉權力頗大以無賴諸生洪某充之

里皆繕糧册知民間貧富余見其東鄉根册上蓋偽印長約四寸闊五寸四邊有花紋中書宋體字曰左營軍帥黃富

戶迫令納款必盡獻所畜而後已有私藏被偵知輒處以極刑謂非此不

足以示儆也劓鼻刖足剖心剝腹備極殘酷而尤以點天燈為最慘其法

以綿絮裹人外束以布中灌油狀如蠟燭倒植之熱火使然先灼其趾次

及脛次及股次及腹其人猶能呼號灼至心乃死擄得婦女年輕者衆賊

輪姦有親屬同被捕必令旁立視其行淫敢有怒色即殺之遇貞烈婦女

不從賊以鐵器灼火烙其下體致之死獲孕婦輒剖腹取胎以為樂慘毒

情狀筆難盡述然此猶僅及於富戶也居數月貧民亦遭害壯丁擄為輪

卒脫逃被捕重則殺之輕則刺字刺其面作太賊惡書見民間有書籍輒

擲之廁中如是者久之民不堪其虐無貧富皆竄居深山原野中無人煙

賊知民散無可得食乃張偽示甘言招撫名曰安民鄉愚無知初亦信之

及旋里焚殺如故民仍驚竄賊計窮乃召無賴爲向導深山窮谷賊踪皆至名曰搜山山中居民畏其鋒日間伏巖穴夜始出而覓食賊知之嘗於夜間伏山徑竊聽聞人聲卽馳捕民無晝夜皆屏息小兒啼恐爲所聞有掩死者賊踞邑中僅一載許而人民之死於難者十八九罪惡滔天忍無可忍於是西南兩鄉民團迭起東鄉花溪亦聚健兒數百人相與殺賊惜烏合之衆進退失律爲賊所屠其他諸鄉亦未聞有抵抗者

同治元年壬戌五月南鄉二十八都紳士朱鳳毛朱芑田等集民團殺賊西鄉團兵嚮應

咸豐三年粵匪陷南京朝廷卽令各直省舉辦民團惟其時道路阻絕消息不靈金陵雖陷賊氛尙遠邑人不甚戒懼迨八年十年逼近鄰境團事

始重十年陷嚴州杭州然不久卽退團兵亦散間有存者具文而已城中

練總局鄉間各設分局共領袖督就地紳士爲之既不訓練又無紀律益以不肖官吏假名斂錢道路側目咸豐十年有客民過境夜宿東江橋某

紳指為奸細捕殺二十三人聞者冤之 迨金華失守乃烏獸散賊軍深入無人抵抗闔邑生

靈如几上肉釜中魚任賊烹割而已至是浙江巡撫左宗棠攻衢州龍游

急偽侍王李世賢檄義烏據賊陳榮赴援陳為粵產貳於李不受徵發且

聚諸粵賊於邑境號曰花旗圖反噬花旗為石達開部曲今從李世賢寇金華者與湖南賊不合意見甚深

時別賊李仁壽世賢姪自處州敗回屯永康三十里坑與廿八都鄰界日游騎過山抄掠五

月十一日二十八都村勇譟逐之賊駭走是時村勇尚未成軍當事恐不能支遂申

約束別火伍嚴斥候暫要隘禡纛於三山廟廿八都正式民團自此始紳士朱鳳毛先毀家鄉人效之

朱苞田為參軍兵威大振與永康賊相持四十餘日賊屢受創幾不能軍永康為楚賊義烏為粵賊

楚粵二軍自相搆貳越月城中踞賊陳榮遣其假子某時人稱三公子窺上陽團勇截擊於

溪灣殲其十三騎上陽溪灣皆二都十八都村名先是賊見團勇躊捷深忌之乃陽為助

戰時團兵正與永康賊相持陰約武義賊自南山入擬前後挾攻以圖撲滅不虞武義

賊先敗陳後至遂殲焉檢其行囊有偽印一偽軍書二始灼其奸急部署

各勇夤夜分襲赤岸佛堂倍磊三賊壘賊不虞團兵掩襲悉驚竄由是江以南無賊踪然陳榮踞城自若外賊之往來踵相接也乃築長壘爲堅守計而時出擊經過及遠屯之賊以固其圍七月有悍賊數千踞雅墅街鄉人惡其逼乃分團勇爲前後隊迭擊之此敗彼進自旦至暮賊不得休喪精銳且盡遂宵遁而西鄉團兵亦先後殺賊屢獲勝仗閏八月初三日約西團合攻縣城賊陳榮竄嚴州九月十月他賊由諸暨上竄陸續不絕

十月十二日有賊兵屯蘇溪二十一日搜山至六都外葛見傳檢元誌稿城中尙屯有楚賊二三百人十一月

巡撫左宗棠圍龍游久分遣布政使蔣益澧蹙賊於湯溪官軍鋒銳甚賊懼廣徵僞梯王練業坤自湖州僞戴王黃呈忠僞首王范汝增自紹興各率衆數十萬援龍游與湯溪按鄧氏日記云三僞王於十一月十九日抵金華二十一日至湯溪之湖坊開化村白龍橋一道出義烏而慮西鄉民兵襲其後輒屯大隊於田心倍磊間橫亘數十里南團恐兵力薄不能抗乃約西團合攻倍磊別督勇剿田心蓋倍磊

為西南兩鄉之衝賊踞此為巢穴兩鄉約夜襲其營江水盛漲濟師失期
 西團先登陷伏中賊遂分道深入南團亦設二伏以待倉猝不得發會天
 大霧咫尺不辨砲聲起四山轟應賊不察虛實遽驚潰然二伏亦散匿未
 出其自北道來者於十六日迎擊於三丫塘大破之圍乃解是役也幾瀕
 於危屬有天幸南團雖無恙而西團遂為所殲矣賊休兵五日始進援湯
 溪然其後隊猶屯金華澧浦諸村意未忘我也恐我軍十二月初七日賊
 大舉踰大嶺團勇扼嶺巔不得入乃旁攻鮎魚嶺以撓我慶戰移時幾敗
 矣適援軍至賊始退而併力大嶺之北最高者曰虎車山賊先據之我以
 偏師彖行拊其背壓賊軍而賊陣勢不得合併乃震駭潮湧而下顛崖墜
 漚屍枕籍山谷間俘十餘人以歸自是賊不復覬覦矣見拙庵叢稿按先

崇義祠碑記書後云當是時吾邑民團有二一南一西南團者二十八都
 一地耳非合一鄉而團之也顧山勢曲折迥抱有隘可守而又有竹卿聘
 君先毀產人多致之糧足氣壯故二十八都聞於時西團則不然平原
 廣野而地又常衝賊之由越攻嚮者道必經且居民貧瘠餉無由出其獲

賊也尤奇一二人或三四人握刀臥溝間賊過之躍而刺其馬與對仗攬其金貨以走而以首上功級五千及賊率隊至則耕嘆籃婦莫與對仗也三偽王之股來竄也兩團如虎而視西固如蜂焉西與南以倍磊為界當三偽王之股來竄也兩團如虎而視西固如蜂焉西與南以倍磊為界

二年癸亥正月十三日賊遁十七日肅清

二年正月巡撫左宗棠督率諸將連克龍游湯溪金華蘭谿各城軍威大

振賊失重險枝葉披離腹心震懾無意戀戰正月十二日金華踞賊劉政

宏知湯溪攻克遂率黨啓旌孝門即義門向義烏遁義烏踞賊同遁時三偽

王潰兵百餘萬亦由義烏竄走諸暨連燒民房火光燭天狂奔七晝夜不

絕至十七日閭境肅清瓦見平浙紀略鄧氏日記金華二十五日浙江布

政使蔣益澧追賊抵義烏見接杏見城內無居民惻然傷之遂命前鋒先

行前鋒為總兵高連已則暫駐城中略規善後留三日始去時有邑令黃

錕由九都人民傅順貴山傅招鄉勇百餘名擁之入城見先大夫石而城

中署解已燬民居亦多被焚因覓得小舟一艘泊城南下傅埠居數日蔣

公至訪知有縣令急召入城乃一鳩形鵠面之餓夫恐其孱弱不勝任撤

之別委林紳為縣令林公湖南人開邑中既有守宰遂傳檄四境招撫流

亡而人民多未信時杭州未復及見四城門懸有巡撫左宗棠布政使蔣益澧

辦理善後檄文始陸續歸附然溝壑餘生匍匐而至亦皆喘息僅存矣同治

二年二月初四日左宗棠在嚴州營次奏云人物凋敝田土荒蕪白骨黃

茅炊烟斷絕現屆春耕之期民間農器毀棄殆盡耕牛百無一存穀莖雜

糗桶子無從購覓殘黎喘息僅屬者盡則緣荒哇廢圃之間掘野菜為食

夜則假枕破壁頽垣之下就土缶以眠昔時溫飽之家大半皆成餓殍憂

愁至極井其樂生哀死之念而亦無之有骨肉死亡在側而漠然不助其

心者哀我人斯竟至於此此皆左公目擊情形入告朝廷者見平浙紀略

當奉省檄設善後局局在金山嶺頂渭川公祠先伯祖仲元公嘗董其事仲元公諱洵

尚有多人姓名俟攷左公所頒善後事宜有十二條皆當時切要之圖見平浙紀略而吾

邑為經費所限未能悉遵僅擇其最要者舉辦四事一日埋屍兵燹之後

屍骸暴露血肉腐爛穢氣薰天觸之輒成疫癘除由善後局雇工埋葬外

令人民掩屍一具給錢百文限一月肅清乃愈埋愈多凍死餓死不絕於

道至五六月間疫癘盛行死者尤衆致掩埋局半年不能撤二日施粥辛

酉之變適當農時新穀未登舊穀被掠賊令鄉官勸民間每鄉供穀四萬擔燭四萬斤缺一卽屠殺見傳輪

元詩 壬戌夏秋屠僂尤甚二年以來耕稼盡廢樹皮草根食且盡甚至有

糞土爲羹者東北鄉山谷中有土色白狀如麥粉可糞充 蔣公益禮追

賊過境見而哀之爲留軍米百餘石作急賑繼由巡撫左公撥捐款二百

緡爲開辦善後經費時關隘富民毛象賢認捐米六千石先繳洋銀一萬零三千元銀一百三十九兩分給關隘湯溪浦江義

烏武義永康龍游建德桐廬分水淳安壽昌新城昌化於潛富陽諸暨等縣買米煮賑按此由左宗棠奏追洋商董道楊坊捐款案內節錄毛象賢

當亦遭兵燹何以有此巨富爭見鄧氏日記 爰於城廂內外設粥廠數

處按戶給票按票施粥存活頗多三日清鄉巨寇雖除餘孽未盡邑中無

賴從逆既久習爲殘暴焚殺劫奪尙有所聞幸縣令林公由戎幕起家治

法尙嚴聞有盜警輒親往督捕所率衛隊皆湘中健兒時城西隅有劇盜陳青陳防兄弟二

人甚猖獗居民患之林公率兵圍捕盜知官兵至急遁入城西縹湖蘆葦中追者不知去向公乃躍立馬背遠望知賊所在遂乘馬飛步入蘆葦中檢之每獲賊輒割耳重者戕其足趾置囹圄中創痕復又釋之人問其故則

曰若輩亦燹後遺民逼而爲盜義烏經此大亂人口銳減不宜再殺倘能改過未始不可爲良民也無賴聞之多感化四日招墾刀兵之後疾疫爲災死亡過多土地荒廢巡撫左公急向江西皖南各省購買耕牛數千頭

穀籽數萬斛給發金衢嚴已復州縣省垣未克故不及補助春耕吾邑賊氛已靖

得沾大惠遂由善後局勸導鄉民如有願領牛隻穀籽從事種植者准其就地開墾業主不得爭執當時業主亦無爭執非畏法也蓋以地廣人稀無力開闢耳是年秋收又歉嘗有故家子弟殘喘僅存四體不勤匍匐求食竟致圖飽一飯報以腴田百畝者千金之產數日立盡悲夫

無知氏曰粵匪之亂在咸豐初年逆燄方張不可向邇楊秀清之徒揭竿而起由桂而湘而鄂而皖而金陵其鋒不可當也迨咸豐末年僞都

內亂東北二王自相屠僂楚賊粵賊水火不容天王無術統馭南京根本動搖其在外省騷擾者已成流寇各省疆吏果能就地防堵節節截剿粵匪不足平也

石達開入蜀爲川督駱秉璋所擒其明徵也

我浙江遭難最後而被禍亦最烈推

原禍首則浙江諸將不能辭咎焉按咸豐十一年僞忠王李秀成僞侍王李世賢統烏合之衆徘徊江皖間爲左宗棠鮑超所敗殘餘賊匪窮蹙無歸勢將別竄旋聞浙東無備遂乘虛而入

由白沙關入

冀延殘喘其時衢州總

兵李定太擁兵八千軍實充足如能迎頭痛擊則我浙可無兵災乃計不出此櫻城固守聽賊掠過不出一兵任其陷江山陷常山連陷壽昌我浙上游重險盡爲所有而金嚴二府勢難獨存矣是時浙江巡撫王有齡分遣水陸二軍迎戰其由桐廬富陽溯流而上者爲提督張玉良其由諸暨浦江遵陸而行者爲總兵文瑞及曾得勝米興朝諸人乃張玉良至蘭谿按兵不動日以搜刮民財爲事甚且縱兵搶掠蘭谿民團屢請出戰非惟

不許且與爲仇龍游湯溪爲金華門戶兵家在所必爭張玉良僅遣龔占
鰲率五百人防守賊至不戰而遁龍游旣失湯溪隨陷金華府城遂不保
矣文瑞亦有兵八千初駐孝順其前鋒曾得勝紮曹宅與民團不和賊至
亦不戰而退由孝順而義烏而諸暨而紹興於是金衢嚴三府盡爲賊有
衢州僅府城未失餘皆陷蓋金衢嚴居浙江上游上游旣失建瓴之勢卽成規取省垣
易如反掌十一月杭城陷巡撫王有齡殉難張玉良文瑞死於亂軍之中
夫玉良文瑞何足惜所可憫者吾浙數千萬人民同遭蹂躪積屍成阜流
血成渠事雖起於洪楊罪實歸於諸將玉良等之肉其足食乎後左宗棠
蔣益澧克復浙江亦由衢而金由金而嚴先據上游再規省城其用兵之
路與粵匪無異嗚呼國家養士數百年同受國恩同執兵柄左蔣二公何
其勇張文諸將何其怯此豈兵力有強弱歟亦人格有高下耳

附錄鄉先生詩詞

凡與粵匪有關者皆錄之
惜作者無多僅此數人也

諸將

邑人陳元穎

桀帥來江左張遼擅重名全師徵遠道一闕失雄城苦事抄民物甘心助

寇兵赤眉纔數百忍今日縱橫

張玉良

克復期專閩長驅憚合圍遷延成賊勢畏葸失戎機狼虎千羣集蟲沙一

戰揮巧運輸拙速流毒遍封圻

文瑞

處處徵丁壯村村議土團談兵紙上易築室道謀難未覩功勳集空令井

里殘歸田甘病廢枉作重臣看

余萬青

潰兵方再振寇退復旋師但解輕爲遁何曾重可持交鋒無格鬥奔命轉

傷夷他日嗟東市聲名久已隳

米與朝

重圍需壯拯掃境屬元戎一戰全軍潰連城大局空虛聲誤殷浩失律控

房公白馬橋頭水潺湲恨不窮

饒廷選

憂勤支敗局節烈殉封疆不任專征責徒爲散地防養威攝衆鎮籌策誤
多方兩浙淪奇禍英靈訴九閻

王有齡
撫軍

亂後入城

陳元穎

人民城郭兩皆差殘劫灰中鬢欲華祇見銅駝臥荊棘何年澤雁話桑麻
醉顏久以囊空斷食量偏於米貴加悽絕重來雙燕子尋常百姓亦無家

和江嶺雜詩

避亂
山中

陳元穎

羆狼一夕滿郊坰避地真無隙地停露宿宵征踰百里蒼皇逼入萬山青
僻遠聊求旦夕安奈求粒米抵琅玕飛騰饑火三千丈不敵炎天子夜寒
本山泉水本山茶品味堪傳賞鑒家日飲清茶清澈骨饑腸難可語餐霞
昨歲中元尙祀先杯盤草草淚潸然於今又屆中元節人鬼誰知兩禁烟
山中一雨冷颼颼何況於今已屆秋絮被棉衣無覓處青窠着體抵珍裘
賊焰踰年翻大亂家人四處又重分死生去向無消息腸斷哀猿叫暮雲

屢逢佳節又中秋翹首烽烟尙未休月自團圓人自缺大光明裏懶擡頭
深山大壑又搜牢絕壁攀躋捷似猿大地竟難容七尺悽惶幾日伏蓬蒿
干戈遍地連三月桎梏羈身過七旬賊難平時魔難解今朝一笑復爲人
自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粵賊自浦竄義全家避難油麻灣流

離兩載寇氛益惡賦詩寄憤

同治元年
閏八月作

邑人樓杏春

不料商顏避世人而今奔走痛勞薪全家忍苦貧兼病兩載離鄉秋復春
誓嚼齒牙噴碧血肯低頭項屈黃巾布衣不合飢寒死儘有雄心泣鬼神
淒風苦雨撼茅茨披髮狂歌天地悲愁外青山難着我腔中熱血欲拋誰
親朋生死三更夢家國存亡半局棋何日請纓酬素願早爲霖雨活瘡痍

哭亡兒

樓杏春

到處蟲沙賸劫灰草菅殘命委塵埃傷心野哭魂千里冷骨孤眠土一堆
汝已泥鴻成幻影自無風鶴警泉臺桐棺三寸渾難覓離亂生涯百事哀

辛酉六月紀事

邑人朱鳳毛

百尺嚴城雉堞高，屯營環擁簇弓刀。
泥但使封魚鑰，鐵騎安能襲虎牢。
隔岸雷轟飛礮火，滿街星散失旌旄。
上游可惜空形勢，博得輕裝一味逃。
蟻聚蜂屯處處經，殺人如草燒如星。
燄摩火宅飛灰劫，變相尸陀濺血腥。
草穀打驚千騎疾，岡巒搜遍萬螺青。
家園縱未遭兵燹，已是酸心不忍聽。
倉皇行李各奔波，挈女呼兒逐隊過。
身外幾無餘地避，眼前惟有苦人多。
荒街忍看零丁帖，茅舍欣同安樂窩。
境已淒涼天更慘，蕭蕭梅雨奈行何。
前番薰黑走城狐，差喜欃槍得早除。
戊午初夏石達開陷永康武義六月潰散不信人生真到
此，未知天意究何如。
十年烽火紅巾滿，千里關山白骨墟。
過盡昇平渾不覺，始嗟清福是閒居。

避寇山中築茅舍落成卽事

朱鳳毛

亦愛家居好，風塵奈未安。
不嫌簾峽峭，權置草堂寬。
壁削巖千尺，峯迴路

百盤泥封函谷斗棧逼劍門曠因樹遮爲屋依松縛作欄拓基牢疊石接
筧巧承湍瓦代茅偏省牆園土易完奇杉窺檻外飛瀑瀉簷端鄰舍蜂房
簇村墟鼠穴攢一家移草草八口聚團團水急夜逾響山深秋早寒雨圍
叢篠黑霜壓老楓丹穩任迷藏促高慙劫火看逋逃容藪僻安樂得窩難
聊定倉黃局誰探赤白丸勝如巖穴處露宿更風餐

贈陳佩甫時有處州之行

朱鳳毛

公子翩翩昔相見風流文彩人爭羨草堂燈下忽重逢鬢已改蓮花面
車笠睽違五載強兩年中更變滄桑乍經離亂難回首纔訴衷情欲斷腸
自從去夏遭兵燹豺狼當道恣蹂踐千巖萬壑三家村避賊猶嫌入林淺
忽聞賊騎來搜牢窟兔亂竄驚颺逃脫身出險略喘息瞪視無語蒼天高
倉黃行李委荒谷攜家又覓他鄉宿他鄉非有稻梁肥聊學鷓鴣借一枝
往日揮金多似土窮途行色黯無輝元龍豪氣自千古區區衣食何足數

義憤終教封豕擒壯懷易激聞雞舞秋山落葉霜華濃括蒼首建迎師功

犁庭吉讖三秋日

賊營有元年閏七月起勢今年閏八月失利之謠

破浪先聲萬里風嗚呼下紆

家難上報國丈夫貴自行胸臆此去終邀青眼人古來安有白頭賊

南山殺賊歌

朱鳳毛

南山界義烏永康武義三邑最著曰楓坑為三邑通衢又西十餘里
曰石柱巖別徑數條益峭險壬戌五月賊目李仁壽率黨萬餘攻處
州不克退屯永康三十里坑食盡偵我境完實日遣騎過山抄掠十
二日賊二百餘趨我村村人散伏林莽數壯士大呼直前四出響應
賊駭捲幟遁由是西南未被掠諸村咸聚勇防守賊自此出沒山谷
倏東倏西無定所或侵晨或日中或三四更無定時我勇隨方應禦
戰無不克賊枵腹來往一無所得又多死傷旋遁回金華掠稻南山
帖然是役也民氣之壯賊鋒之挫為數百里內所未有而仄徑巖巖

神出鬼沒無平疇馳突之利事半功倍詩曰

快事無過殺劇賊况兼地利助人力南山橫絕障我鄉乍懾兇鋒此潛匿
隔山賊已垂涎早日掠一村淨如掃我村未掠蓄憤深安排耐我老拳飽
詰朝賊復踰風坑何物鼠輩容橫行奮臂一呼四山應賊出不意羣相驚
前隊逡巡後隊走義旂直指風坑口捉生快比入芝豚奔命忙於喪家狗
從此西南十數村健兒爭試好身手有時夜度天龍山頂踵潛接猿猱攀
忽然半天火炬殷鳥槍早伏深林間一槍一賊無生還有時曉逼篁屏嶺
嶺上一聲鉦告警千山風雨爭馳騁狂奔無路如落井血肉淋漓相藉枕
峭壁纔容趾二分橫衝直上李摩雲磴道盤空足徒跣直拽長繩楊大眼
由來天幸出非常殺賊團丁無一傷絕壑幾填千百級一旬連勝十三場
嗚呼食毛踐土恩原重義憤何人不氣涌上報君恩下保家何必英雄出
將種君不見南山勇

喜聞官軍復郡城

朱鳳毛

先聲真破胆一夜忽城空不道萑苻輩全驚草木風倉箱儲尙滿樓櫓屹
稱雄螳拒仍無力翻資殺賊功

痛定重思痛三年涕淚餘村多灰變劫人少鬼盈車家具搬盡鼠驚魂漏
網魚銜泥今始穩辛苦燕巢初

不有鄉兵力誰爲犄角勞雷轟槍火迸星雜燒痕高入穴狂探虎翻山捷
鬥猿匹夫能倡義何必讀龍韜

共擬家山破誰知安樂窩幽詩耕織譜唐俗儉勤歌地僻風猶古天憐劫
易過桃源今不見應似此中多

書金華咸同間兵事

朱鳳毛

金華自五季後雖遭兵革未經大創咸同酉戌間人民廬舍蕩然子
然創深瘡遲情難已已爰詮次所聞見揭其大要著於篇始咸豐戊

午迄同治癸亥與兵事相終始也不旁及諸郡兵事以題爲限制也其間與軍報或不甚合但期存真不復續飾也書義烏鄉團獨詳者是時官軍在龍游相距二百餘里環邑境皆賊繕屯蠟燭不可爬梳而鄉勇奮於棘矜之餘且戰且守一邑肅清其鄰境聞風起義者且比比焉故湯溪克復諸邑賊皆驟竄懼鄉勇襲其後也得五言古詩十一章綜一千一百二十言

舉酒忽不飲未語先吞聲孤懷一曳緒思如春草生承平二百載老死不見兵何圖及我身青犢方縱橫臨歧幸脫免當道誇屠鯨痛定重思痛愴然百感并四座且勿喧聽我兵間行

粵西久跳梁江南無淨土遠處浙東偏耕鑿庶安堵驟聞鞞鼓來風鶴駭士女竄如焚林援匿如穿墉鼠官軍示持重鄰縣遙堵禦奪人以虛聲羽書日傍午賊退亟移屯尾追誇飲羽得毋大敵勇小敵怯如許洛姬肚幾

何乃比宋公鼓

成豐戊午四月偽翼王石達開自福建竄處州突陷永康武義官軍獨屯金華義烏無一卒入賊境賊旋以孤軍無

繼六月遁去

金華繁庶鄉羣賊久窺伺建瓴控諸州况據上游勢前年纔染指今欲行

掉臂庶賴城守嚴樓櫓頗完備樹椿設連營環橋屯列騎賊意難久持輕

兵一嘗試堂堂瀾上軍怯戰同兒戲開門揖令入丸泥無人閉壯哉一校

官千載有生氣

成豐辛酉偽侍王李世賢犯龍游金華戒嚴列營城南通濟橋四月十七日賊自龍游犯湯溪十八日湯溪陷十九

日賊二三百人驅至橋南守兵聞槍聲皆亂竄城門不閉教授蔡公召南投署前古井死之城遂陷

賊始寇郡城同仇有蘭谿孤城一以破勢殆成連雞男婦闕而走千艘匿

河西方仗避兵符將軍為提攜豈知軍心變周却大合圍入釜泣游魚搜

牢駭然犀黃巾乘其後白芳無子遺居者飽蛇豕逃者為鯨鯢胡不畏民

諸評量梳與篋

蘭谿河西鄉間殺賊有聲張提督玉良威望素著自金陵敗回後軍心日淡屯蘭谿與民團積毀相仇殺退次嚴州

無何蘭谿陷張軍修前郡民團女埠上下七十里焚燬追盡諸避賊者千餘艘同被殺掠前知府程公兆綸往諭亂兵戢其募友張無如何惟王

參將浮龍馭軍嚴民團德之所部千人號番武軍張令以四百人守小方
嶺關縣既陷腹背受敵糜戰十餘日居民未遷者得從容避匿卒以衆寡
不敵死焉張後亦戰沒於杭州

百里無乘堙兵賊互主客城破賊不居橫馳風雨急赴援雖慷慨大局已

瓦裂轉門不得前墨守苦無力援兵復請援烟塵日以逼諸軍何籠東三

戰輒奔北一陷浦陽城再陷稠州驛龍蛇起殺機從此無堅壁郡城陷浙東大震巡

撫王公有齡宴諸將問孰往授皆默不應總兵文瑞請行駐金華孝順街
王復令米與朝吳再升曾得勝為後繼至諸暨而義烏陷賊旋棄城去三

將駐義烏已而孝順街兵潰文退守浦江郡司劉嘉玉先營五攀嶺亦潰
入城賊困之文絕書告急王復令總兵饒廷訓率衆六千來援前鋒潰於

鄭義門文知無援八月潰圍
出賊連陷二邑直逼紹興

居民鳥獸散賊計難售姦乃假安集掾誘使還家園偽命置百司名字汚
周官按戶編保甲勒錢派門攤呼蹴同狗彘斬艾如草菅伍伯妻強奪摸
金塚不完中有亡命者沐猴忽加冠擇肥而寢處鍛鍊橫索癩魚肉苦無
藝葵嗾方多端憤怒空髮指奮飛無羽翰留此有用軀未屑將身拌已矣

勿復言徒使推心肝

賊焚掠少息發里人為鄉官有軍師旅帥司馬卒長等名藉以斂民財物按戶勒錢領門牌分屯村鎮派

民供給勾土匪為耳目所在塗炭

匹夫能倡義激起一腔熱况值三衢兵連戰破遺孽安史自相屠正可施

吾策始皆狼虎羣豢以防豕突封豕既就殲搏虎即入穴疾馳驚破竹掩

取如揭鉢賂馬虞不援有烏楚將佚或修偃月營十里成一夕或破摩雲

寨廿人走千賊斬關虛無人直竄桐江北環境狙伺多氣已先聲奪草野

雖無材久沾數世澤持此區區心保家即報國

辛酉夏義烏南鄉聚勇殺賊九月縣城陷壬戌春永

康東陽金華及義烏東鄉先後圍勇俱為賊破焚戮益慘時賊目陳榮據

義烏李世賢先赴溧陽縣其半者偽劉天義劉政宏徵八邑屯賊犯衢州

榮仁壽者世賢之獬子率其黨屯永康三十里坑五月十二日南鄉人知

賊搆貳詭招榮假子助防急圍勇禦仁壽連戰四十餘日以所奪陳馬為乘

井攻殺陳假子夜襲三路營殲焉復慮楚賊議其後詭以所奪陳馬為乘

遜辭謝之賊喜不為備遂得專事於陳賊七月七日擊賊荒山陣亡三十

餘人八月七日復賊雅亞街賊悍甚死傷略相常鄉更迭進攻賊終日

不休乃宵遁而西鄰同時築壘嚴守壘為賊破十餘里一夕繕完賊錯愕

不敢迫每戰賊輒張兩翼選精騎為街錄鄉兵專以長刀斫馬足馬踏人

無得脫者賊愈憤調悍為千餘屯倍磊街屯城外者皆逃八月雲黃山下
復選壯士二十三人先登破之山是粵賊屯城外者皆逃八月雲黃山下
合攻縣城火光達三十里賊竄嚴州環
邑諸賊無虛十餘萬罔敢闌入四境晏然

北鄰蛾賊聚西鄰虎視耽老罷當道臥翦此猶能堪夜斫北賊營約束惜

未嚴詰朝賊薄險一戰摧狼貪誘敵設伏二逐北退舍三誰云此完寶西

寇垂涎饑內薄爭峭壁血雨殷層巖敗毒疾風掃駭獸長林殲賊踪日以

斂鄉兵日以添為官軍犄角磨厲鋒逾銛攻守亦有機孫吳豈夙諳書生

口擊賊制挺吾其慚楚賊偵鄉勇之逐陳賊也始悔失計急謀擾我時官軍攻湯溪急偽戴王黃呈忠偽首王范汝增偽梯王

練業齊聚金華以救湯溪慮我勇襲其後分屯倍磊田心澄浦諸村扼西

南兩鄉之路而亟以大隊迫西鄉十一月十一夜兩鄉約攻倍磊會江水

盛漲失期我勇死者七十餘人賊遂分道深入上三日設伏俞村天大霧

伏兵不出賊亦不敢追然勢危甚合大橋官韓諸村勇迎擊三了塘敗之

追奔十餘里圍乃解而西鄉遂為所破賊益萃於我屢山駭嶺來窺不得

入十二月月初八日賊大舉踰嶺相持兩時許知我勇堅不可攻乃分兵一

由鮎魚嶺抄我後一據虎車山以壓我適我勇策應者至先敗鮎魚嶺之

賊合隊壓我久之賊不支乘勝逐北截賊兵為二其先據虎車山者湖湧

而下類崖墜谷斬刈無算陣俘悍賊十餘人自此金華東
北鄉咸聚勇防守賊亦以湯溪警報狎至無暇回顧矣

始聞大兵來游魂尙岫負湯溪一戰收胆已落羣醜四壁驚楚歌夜半騾
而走肅肅驚弓鳥皇皇喪家狗螿拒何無人鼠竄胡能久橫刺輒洞胸生
擒甘俯首間有漏刃者迷道駭雜糅鄉兵奮一呼截殺常八九快哉宿憤
洩精神重抖擻從茲始安居此身真我有

癸亥正月朔十日官軍殲賊湯溪十二夜諸賊盡竄遲明有逸

賊自永康來鄉兵殺數十人時猶未知郡城已復也

逃者資斧罄得信爭還鄉歸來無片瓦結茅依敗牆斗米值逾千畝田五
百強賣田三百畝不救八口荒腐齒與人腊縱橫積路旁屍氣蒸作疫災
厲安能禳西舍全家病伏盡未插秧東鄰盡室死新麥無人嘗瓦芄官道
草比人一尺長虎狼游通衢搏噬爭扼吭天心本仁愛兵後胡餘殃豈其
應劫死天亦難主張瘡痍起幾時搔首問蒼蒼

萑苻既淨掃善後須籌計殘黎獨何幸重疊沾深惠上藥施十全舊逋放
兩稅貸粟鮒能活給種牛同界天亦憐子遺頻年補樂歲胡爲申酉間種

種示災異野水溢陂塘

陂未至時諸邑池水驟漲

火光騰殺氣

辛酉初夏夜有火光高數十丈聲如金鼓自府

城向東陽去歷穢觸人賊至後火光過處村舍皆墟

偶語觸前塵怛怛尙餘倖流民未繪圖妖亂今

補誌聊備輜軒采忍揮少陵淚

辛酉卽事

邑人 陳謙吉

纔聞鞞鼓震金華大將旌旂映日斜不信連營猶未定萬民從此已無家
飄瞥塵氛動地來靈樁千尺竟崩摧無虧大節心原壯風木徒留萬古哀
萬山雜沓起烽烟書劍飄零劇可憐最是村莊小兒女一聲阿母一聲天
纔過前山又後山任地天險孰當關奔馳但恐人先我不覺身登十八灣
粵東賊屢爲義勇所敗西南鄉兵卽乘勢克復義烏城賦以誌喜並

東芑田竹卿虛齋諸君

陳謙吉

義旂直指虎狼窩烽火連山入望多粵賊但知堅壁壘

賊於設卡處紮立木城嚴爲守備

鄉民有意靖干戈

民團於破卡時各帶火具盡行焚燬

柳營開處千村應

民團於各村土山紮營聯絡數十里

以鑼炮為號村村皆應賊首尾不能顧是以屢敗花陣排時萬象羅一棒鑼聲聽未已三軍齊唱

凱旋歌

陳謙吉

誰從帷幄運良謀斬馬功成第一籌賊皆以馬隊衝鋒不可當民北固

人和堪獨擅西鄉全以人和制勝南陸地利却兼收南鄉四山環繞地勢絕佳搜山計毒難防賊

鄉民避山谷中亦被搜刮渡水心雄屢獲會賊皆列營於隔水民團報國全家真不

負古來名將本儒流

詩餘

滿江紅 同治二年癸亥正月十七日作

邑人樓杏春

左宗保 宗棠 命前鋒蔣 益澧 克復婺州粵賊百餘萬自烏傷竄走

諸暨連燒民房火光燭天狂奔七晝夜不絕婺城乃浙江門戶此

州復全浙指日肅清矣喜而賦此

陷陣衝鋒歎百戰貔貅老矣屈指計全州賊踞三年於此 咸豐十一年五月廿五日破金

帶三十日到義烏六月初一退踞府城八月廿五日自浦江踞入義烏同治二年正月十七日始遁廿五日蔣益澧先鋒逐賊過義黃明府署理

縣事余於二月初二日始返家門 八婺山川餘劫火萬家子女啼新鬼恨哥舒此罪實滔

天不容死 知府王同開門先遁並未背城而戰賊得以千餘人破郡 誰專閫能雪恥剪賊首踞賊

壘剩腥羶餘賊狂奔千里待整中原新事業已恢故國殘基址扼金城直

下復江南須臾耳

側犯 用委白石韻同治二年二月二日作

樓杏春

賊退歸家感賦

不如歸去三間破屋還堪住
 零雨且與詠東山可憐句
 曲澗繞平疇未改
 前游處歡語再莫向蓬廬枉三顧
 萱堂色喜竹馬兒童舞
 痛只痛別先嚴寒食遠樽俎
先君禮居 汕麻灣 庶
 砥犢離鸞亡室權居亡兒 葬非俱在山中
 私情休數罔極深
 恩蓼我誰譜

前調 仍用前韻

樓杏春

自辛酉八月賊入義烏
 余家高祖而下或被殺或被擄或病亡連傷四十餘人
 今日旋里闕戶無人寂寥不寐
 悽然有作

騎鯨人去零丁讓我遺民住
 汨雨痛影隻形單退之句
 一望塚纍纍滿目傷心處
 招語問臥病孤兒仗誰顧
 狐魅入穴頭戴骷髏舞
 寒食酒紙錢風疇復辦樽俎
 欲訴閻羅沉冤難數枉死城中鬼應聯譜

采桑子

擬陳迦陵東冬韻 詞十二首之一

還鄉正擬承歡笑突起兵虹滿野飛鴻家舍田園一旦空宗祠舊廡俱燬於賊痛

哉老父騎鯨去壬戌六月十五日村匪四十七人突入白岩劫先君將獻賊卡吞挺身代行督將罵賊而死幸賊內變十六早辰收

卡遁去春得無恙而先君驚悸成疾遂以不起痛哉恨哉骨肉多凶妻子緣終大父大弟先夫大人亡室陳氏二弟夫婦大人兒兩

女一姪女一姪媳合家半登鬼錄何日同行馬鬣封

生離死別都經慣乞食途窮枉哭秋風一飯恩難漂母逢癸甲之間疫荒大作餓殍相枕

籍 丈夫傲骨終難屈學個朦朧休蹙眉峯會有風雷燒尾紅

高陽臺 傳聞浙警

邑人 陳元穎

繡幕風慳瑣窗雨細幾番欲斷羈魂燕子呢喃似言故國風塵灑西杜老
行吟處望杜陵愁與雲平恨彌漫柳絮顛狂飛滿江城 紛紛往事今猶
記正雲山夢繞湯火心驚事到難圖願他傳語非真淒涼萬緒縈心曲對
東風欲訴無因更何堪一局殘棋覆向枯枰

755

